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ug. 1997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一九九七年八月第四十一期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1
詩創作	
王潤華	紅樹林 2
臧棣	報復 2
馬博良	兩間咖啡室兩首詩 3
秀陶	公司點將錄 4-5
劍鳴	存在之倒數 6
凡歌	油菜花 6
非馬	險灘湍流／野鹿穿越區／ 也是一種演出 7
祥子	望江 8
陳建華	窗眼 8
陳紹新	酒意 8
馬蘭	情人節 9
余少健	疼痛 9
王兆新	名畫三題 9
遠方	車的解構(選五) 10
馬非	司馬遷 10
黃伯飛	折腰／倒影 11
心水	緣盡 11
張國治	記憶出關 16
達文	一直以來／癌細胞 17
陳計會	祈禱 17
黃梵	故事剛開始 17
高成鵬	參觀故宮瑰寶展 18
陳韶華	烏鴉 18
秦松	詩思／童年／鬍子／六五心境 19
劉荒田	櫻花時節有寄 20
王性初	拓荒者的六月 20
嚴力	證明／你／榨盡生命的風光 21
李斐	劫後的回歸線／島嶼的落葉 21
尹玲	碑說 22
莫云	澄明／朱槿花開 22
關雲	框 22
夢如	孤島 23

雲幻	泡沫 23
加眉	沒落的城 23
章平	俠客行 24-26
伊沙	神已來到我的房間／國際和平年 27
施曉軍	複製夢露 27
胡曙光	分離 27
海上	誰接近命運的真相 27
陳銘華詩抄	我的複製品／Sensor／霓虹燈下 28
謝海表	童詩兩首：黑白／小河 28
文錦寧	面對燭光 28
彭一田	路過／廣告 29
張衛東	毛孔 29
原上草	兄弟，拿酒來 29
東川	輓歌 30
侯榮	一條大河 30
康夫	證明 30
劉雪棋	母親的手 30

羅青詩輯

幾座雕像的玫瑰(四首)／入獄／請立刻閉上一隻眼睛／一顆流星劃過昨夜的天空／好像一切都不對勁／在夏天寫冬天的詩／陽光出版社隆重推出地球小百科簡介／颱風

12-15

譯詩

紀弦 〈米拉堡橋〉重譯並記 31

評介

秀陶 欣見“飛蛾” 32
 劉強 靈魂的自由 33
 章亞昕 洛夫論(3)：縱橫交錯
 詩魔的言語 34-36
 劉耀中 彼岸的文明與文明的彼岸——
 A Prose Poem 37-38

詩訊

封底裡

編輯筆記

● 隨著科技的發展、個人電腦的普及，其成本偏低、傳播力特廣的優點，使長期以來許多奄奄一息的詩刊有了一個新的轉機——國際電腦網路。近年來，出現在網路上面的中文刊物如雨後春筍，形形色色的個人網頁更是數不勝數。而意義重大的是傳統印刷的詩刊物，如本刊及台灣的《創世紀》、《笠》、《台灣詩學季刊》、《葡萄園》等，都紛紛加入網路的行列。這究竟只是一種承載文字新工具的成形，抑或是產生文學（詩）新形式契機之前奏？

嚴格來說，目前所謂的“中文網路文學”，不過是從書面轉到螢幕而已，詩創作的形式還是舊有的。換句話說，發表在報紙、雜誌上的文學作品在形式和內容上跟發表在網路上的完全沒有分別。這一點當然會隨著網路的壯大而逐漸改變，事實上許多年前，台灣已經有多媒體詩作的實驗。無疑，新時代已經來臨！只是作品發表的機會更多，面臨的考驗亦更嚴峻！由於現代生活的節奏緊逼、資訊的瞬息萬變，好詩“留”傳的機會可能更低，劣詩則不必說被淘汰得更快。我們一方面坦然迎接、參與新時代的來臨和建設，另一方面也認為無須將“手段”誤為“目的”，這是新大陸雖然上了網，卻不改變她是一份印刷刊物本質的緣故。我們仍然堅持“不管世界變成怎樣，詩仍然是詩，新大陸仍然是新大陸”的原則！

● 網路詩既成了最近熱門的話題，下期始我們將連續推出數期網路詩輯，特別著重介紹近年來在美國出現的一群華文網路詩作者，敬請讀者留意。

● 七年來，我們持續出版，不斷改善，然而經濟來源往往是最大的困擾，幸而每次面臨危機之際，都適時地收到熱心讀者的樂助，彷彿靈犀互通一般。我們不知道這種運氣能維持多久，但新大陸的歷史是大家一齊締造的。在此，我們衷誠的感激這些朋友！

● 為增強詩友與刊物的聯繫，除原有的通訊處外，我們增設了編輯部：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和電子郵件：wtchan@ix.netcom.com。請大家多利用。

顧問：

紀 弦（三藩市）
非 馬（芝加哥）
秦 松（紐約）
秀 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聖地牙哥）
楊 牧（西雅圖）
張 錯（洛杉磯）
黃伯飛（洛杉磯）
羅 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 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本銘·陳銘華
達 文·遠 方

名譽編委：

林建中（三藩市）
何啓良（聖荷西）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馬炳威（香港）
陳國賢（維州）
陳澄海（台灣）
沈季夫（檳縣）
鄧鉅源（加拿大）
黃紀原（洛杉磯）
劉耀中（洛杉磯）
施江漢（三藩市）
郭 揮（丹麥）
吳懷楚（科州）
陳齊家（新澤西）
余瑞森（新西蘭）
黃奇峰（洛杉磯）
王露秋（洛杉磯）

通訊處：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E-mail: wtchan@ix.netcom.com
網址: http://www.netcom.com/~wtchan

■王潤華

紅樹林

一、把樹根生長在天空

為了呼吸空氣
為了飲吃雨水與陽光
我們將樹根縱橫交錯的
伸展在藍天白雲中
另一半樹根
則深植在洶湧的海底
在江河與海洋的沖擊中
潮汐與泥土的流動裡
我們才能在靜寂的海岸外
安穩的過著
水上人家的生活

二、潮退後，樹根鑽出土根呼吸

在馬達加斯加寧靜的海灘
每天浪潮消退後
我們整個民族的命根
趕快從腥臭的泥濘底下
鑽出頭
如雨後春筍
呼吸新鮮的空氣
細嚼著燦爛的陽光

三、種籽如鐵釘刺進土裡

每天二次
漲潮又退潮
泥土早晚也在流動
我們的種籽萌芽時
都發射一枚二尺長的鐵釘
趁潮水退下後
深深的刺進鬆軟的泥沼裡
幾個小時後
當潮水回來
迅速生長的根鬚
已站穩在浪濤中

■臧棣

報復

在阿貝爾·加繆之後，我們
好像還能講一個客觀的故事。

我們曾像兩本參考書一樣
躺在床上。我們的作者都不在場。

適合我們的書櫃還未做好。
所以一整天，我們都躺在那裡。

遠離手和目光的把握，我們的血
穿過讀音的脈管。我們彼此

閱讀，才發現那些黑體字其實是
我們的骨頭。而它的縫隙太多，

不能使任何物質得到實際的支撐。
夜色降臨。我們不動聲色，

悄悄用“上冊”和“下冊”互相
給對方起綽號。不包含問題與答案。

1997年寄自北京

四、把鹽貯存在葉子裡面

每天
我們把鹽貯存在葉子裡面
太沉重時
便把枯葉
拋棄海裡
把多餘的鹽份還給魚群

註：紅樹林(Mangrove)為生長在海水中的樹木，種類繁多，在熱帶海岸江河與海洋匯合的三角洲，最常發現。由於環境惡劣，紅樹林變成樹木中生命最強者，它突破了很多植物的生長習慣與本能。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前記

這兩首詩都是居住在舊金山的作品，六七年那首收錄於拙著詩集《美洲三十絃》，那時正當嬉皮運動的時代，九一年那首刊載於台北《創世紀》詩雜誌，則係重返加州以後，本來都已發表過，但從未曾一同前後刊登，亦都未在美國發表過。從六七年至九一年，時間相隔已廿四年，我覺得這樣發表應該是一個對照，尤其借此在美國重作比較，也會切合和道地一點。

一九九七年六月六日

第一首 一九六七年

在獨角獸咖啡座

那依然故我的我悄然而來
想對那已消失的她秉燭靜坐
霓虹的雪花撒落一街
天女的狂嘜動地湧至
杯中浮盪著天荒地老的影畫
琴音忿然答覆了壁虎的詰問
圍繞的眼波流出無歸河的盡頭
誰重述蝕骨而落寞的嚶嚶
但見童話的一角借此謝幕了
這時若推開異獸的方陣
插足沁人的霧夜
矇矓的朱橋當已飛升
生生世世的呼嘯
暗中正敲打著沉默的迷城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

第二首 一九九一年

在藍色多瑙河咖啡館

有時到Clement街三〇六號藍色多瑙河咖啡館，
有時會想到當年的獨角獸咖啡座。
那時，空對著早已消失的她秉燭靜坐。
二十四年前的春天只存在
藍色的牆紙上，
消失的已不僅只是她，
獨角獸的舊址綠樹成蔭，

馬博良

兩間咖啡室兩首詩

我也不是那依然故我的我。

從金山灣刮來的風，
吹起滿街飛絮，
一片片回憶的碎片，在每一個角落亂竄。
多的是斑斕的霓虹，
還有無限鄉愁的香港式招牌，
晃動著，一個個問號。
再沒有普希金酒廊的引誘，
也沒有戴一朵花的長髮，
更沒有地老天荒的縮影。

一切匆匆而來，匆匆而去。
以前常常是無可奈何的惆悵，
現在，正像俄羅斯教堂的禿頂，
添補了褪色的末世紀的青絲。

Espresso沖出了人生的味道。
咖啡這渾水源自阿拉伯，
於是想到巴格達女人的黑面巾，
想到巴比倫河畔黑火焰的烙印。

今天陰暗多雲，
加尼福尼亞三年來也像撒哈拉一樣了。
孤獨的電線杆，
在櫥窗上顯得手足無措。
四座只有細碎的盆碟聲，
聽不見維也納森林故事，
也聽不見戛然靜止的金鼓。
天安門外的吶喊
等於櫥後水煲的唏噓。

如果下雨，
不知有沒有人
一枝丁香似的，
撐一把傘走過。
我也不知道如今要尋找
二十四年前的什麼。
層層疊疊佹佹的屋宇後，
朱橋繼續飛升，
生生世世的呼嘯
仍然敲打著沉默的城池。

一九九一年三月

公司點將錄

I

我在Concord公司混飯吃，呆了三年多，一直到它關門。其中很碰到一些有趣的人物，很想把他們的身影攝下來。我讀過E·L·Masters的〈匙河人物誌〉，然而那是大部頭，太嚴肅了一點。也讀過芥川龍之介的〈點鬼簿〉，所記雖僅及幾位親人，然而，那又太悲切一點。如果說他們所記的都是各人物的檔案照的話，則我所記的便只能算是生活小照，或者所謂的Snap-shots吧

II

因為來公司買生意的顧客說各種不同的語言，為求方便，公司也就招請會說各種不同語言的經紀。原而這樣的立意有時並不管用。最好的要算韓國人，一來電話或者一上門，多數便指明要同韓國經紀交易。伊朗人則明言不要同伊朗經紀交易。中國顧客多數喜歡白人經紀。九〇年後，多了一批俄國顧客，多數都樂意同我來往。這其間的道理想起來，既有趣又難解

III

我們的經理叫唐，是我平生見過的幾個絕頂聰明人之一。我也碰見過通五、七種語言的人，但能像他那樣流利地以法、德、意、西班牙各不同的語言與人解釋、爭執的卻從不曾見。凡害了絕症瀕臨死亡的交易，他多能以絕妙的手法起死回生。老闆花一萬多元的薪水請他是非常值得的。執業過十餘年的商業律師，直到他的執照被取消。高個子，說話溫軟而滑利。有時說謊會把你也扯進去。有一次他當著買主的面問我：

“鄭先生，你說說看，你當初在紐約的那二十二間旅店，不叫自己的名字而要掛聯營的招牌是基於什麼原因？”

天曉得我幾曾有過二十二間旅店？但我不能在別人面前戳穿他。我唯一能作的是從此避免與他同上一個會議桌

IV

一天上午走過接待室時，剛好碰到有人送花來公司。一大蓬兩打長莖的玫瑰。花是送給女秘書瑪莎的，她雖然只有廿幾歲，卻已作了四個女兒的媽媽。為人極愉快而平易，公司每個人都喜歡她。每見到她便彷彿是剛拉開厚重的窗簾見到一片亮麗的陽光那樣。那一整天，每人見了她案頭的花都會酸酸地：

“誰送的？”

V

卡蘿看來不到五十歲，但實年齡只有三十三。自法國來美已經十四年了，英文還是帶有一口濃重的法國腔。說話又喜歡快，劈里叭拉地常聽得我直瞪著她那對亮藍的眼珠發呆。半工半讀，一直還在一間大學裡選課。經理把她派給我訓練，學業務非常快速。她替我朗誦過幾首阿波里萊爾的詩作，聽來異常過癡。屬於對健康敏感的新族類，吃長齋，見到肉類就像是見到毒藥一樣。美國一切都不好，經常抱怨這抱怨那。我有時說：

“妳為什麼要來美國呢？”

“我那時才十八、九歲，懂什麼？”

“那妳為什麼不回去呢？”

“我一事無成怎麼好意思回去呢？”

VI

所有的行業都尊奉“顧客永遠是對的”那條金科玉律，我們不。我們雖然有時也稱讚顧客幾句，但在詢及他們作過些什麼生意的時候，總要在他們的業績中找出錯誤來。找出別人的錯誤當然是天下最容易不過的事，但你對各行各業也都要有一些獨到的瞭解，不能亂蓋。如果你讓顧客理解到你懂的不夠他多的話，那一單生意一定作不成。一對阿根廷夫婦聽到我指出他們當初請雇員、訂租約所犯的錯誤後，那太太眼泛淚花地說：

“哎呀！要是早認得你，我們也不會虧那麼多錢了。”

天曉得，我要是早幾年識得現在的自己，我也早好了

VII

兩個接待員之一的葛羅麗亞有四分之三的意大利、十六分之一的北歐人以及十六分之三的美洲印第安人血統，比純種的白人略富血色，穿上兩吋半的鞋便足有六呎五吋高，我驚奇的是上帝居然能將豐滿同苗條編入同一個胴體。一天我在下樓午餐等電梯時碰到她，我們一同步行去兩個街口外的速食店。一邊談著一些趣事，她一邊笑得比日午的陽光還爽朗，秀髮飛舞、裙裾飄搖，途中碰到的人都盯著她看，當那些眼角掃過我時，我可以清楚地感到在欽羨中飽含的妒意

VIII

麥可為了每月節省六十幾塊錢，不在公司樓下的車庫停車而把車子停在大廈旁邊的小街上。據他說，是為了出入方便。一天，下樓找不到車子，車子被人開走了。攪得預備同他一齊去午餐的克小姐同我都替他難過不已。他自己卻若無其事地反過來安慰我們。一個多月後才聽他說起，原來他在向保險公司申報損失時，額外地加上了一個錄影機，以及說是自乾洗店取回的幾條褲子幾件襯衣。除掉實際損失而外，淨賺了三千多塊

IX

老闆的秘書身高六呎一吋，一頭筆直的黑髮垂過腰際，長腿豐胸，標準的南美美人。經她手出來的文件，甚至一張便條，都是一如其人地乾淨、漂亮。在歡送她離職的派對上，她講了一個葷笑話，叫大家都驚奇不已。結婚後還經常自聖地也哥來電話向我訴苦，說：

“老公要我生孩子！”

“生嘛，妳不會麼？”

“生來幹什麼？”

X

卻克是我們公司最老的經紀，南加大畢業，打過韓戰。滿頭透明的白髮，極像龍口粉絲。人很慷慨，尤其是對女職員們。他常帶糖果、午餐給她們。他又特別喜歡摸她們的屁股，時時摸得一個鬼叫

XI

公司在八樓，全樓禁煙。抽煙的人要下樓去到大廈外面抽。琳達是抽煙的，每次要下樓去過癮時，二十剛出頭的女孩子又不好意思一個人去，每去總要拉我作陪。我既不抽煙，陪她便顯得很專誠很特別了。她為了補償我，下班後有時便陪我去喝一杯。三年了，我們的關係就像是無糖的汽水那樣，也甜、但無熱量

XII

瑞而夫是我在公司結交的幾個好友之一。他是印尼出生的華僑。但不會中文，一個中國字也不識。三十來歲，自己異常的英俊，老婆卻又黑又醜。最叫我佩服的是他省錢的法門特多。他買一雙鞋，與我腳上穿的完全一樣，我的花了一百一十，他的只花了三十幾塊。乃至後來我買飛機票、買車保險都找他介紹。他半工半讀唸完學費甚貴的南加大。手上有地產經紀的執照，各類保險經紀執照，各類股票、債券執照，現正通過函授學校，要考律師執照

XIII

老闆把信託帳戶裡的錢一捲，走了。公司在無頭的情形下，還勉強營運了十來天，關門了。一個外觀精緻、華美，原是井井有條的大公司，不過一日之間便成了一個巨大的垃圾場。私人的物件都各自裝入了紙箱，整樓一萬二千多呎、三十幾個小房間，到處都散置著傢俱、電話、紙張、文件、計算機、傳真機、影印機等等。一幅比派對散後，出殯之後，畢業典禮行過之後，軍隊過境之後更殘、更慘的情景……同事們，勿論平時感情好的或吵過架的，這時都像是生離死別一樣，交換各式各樣的號碼，預定約會、叮嚀、擁抱……各人原自不同的世界來，相聚經年，又各向不同的世界散去，每人的心事也都像週遭的垃圾一樣亂

Feb.1997, Village Green

■劍鳴

存在之倒數

-101-

她活著
在風雨鞭苔的飄零中
是一枚弱質
一路退縮閃避著痛的
陀螺

而你
正頻頻加鞭
正歡娛 看著

她急旋疾走
走出 一條生路

所有的鞭子都不能伸及的

-100-

請不要笑
他蜷縮一角
蠢蠢如在自縛的漆黑中之蛹
他正在纏綿不絕地
抽絲剝繭
去揭開一雙明日之翼

斑斕
我們手觸不到的天空

-99-

收穫季
我們正收穫著
尷尬的果實——
一頭純品種的羊
一個相愛的人 一個敬仰的上帝
竟然都是膺品

無性繁殖的

■凡歌

油菜花

金黃的杯盞 斟滿
低吟淺唱

小小的蕊
細細的痛
由序曲到最終的落幕
悲歡
只是一個短暫的過程

當油菜花飄香的時候
對家鄉的熟稔
像看望額上的皺紋
更加親近
和 深刻

一九九六年寄自開封

世界也正在
自我無性繁殖
人類正因他們的高科技
而絕裔

-98-

妳是一瓶芬芳撲鼻的XO
闖入我處女的咽喉
鳩鴆之毒 竟然美味如斯
賁張的丹田似有迷人的醍醐
灌頂與否 不成問題

驀然回首
妳已醉臥成一條蝮蛇
冰白之腹肚 雪滿的肌膚
攜妳飛昇
飛成九重天外的兀龍
裊裊是妳的不醒

■非馬

險灘湍流

——加拿大洛磯山遊記

每個微笑
都明亮
每支歌
都歡快
每張嘴
都在呼喚
來吧！來呀！

等橡皮筏一進入
便一聲吶喊一擁而上
七手八腳
潑水奪槳翻天覆地
用一個接一個的漩渦
把同舟共濟的心
旋得七零八散暈頭轉向
不辨北東西南

就在濕淋淋的驚叫紛紛落水
即將滅頂的時候
卻輕輕把皮筏挽住
然後順手一送雨過天晴
若無其事地
佈置另一個
笑瞇瞇的
陷阱

野鹿穿越區

你當然可以怪我
違規犯法
但我要回到樹林的
那一頭
不得不穿越
你們的馬路

當你的超速撞上了
我的低估
你用你的保險杠熱吻
我寸斷的硬骨
與柔腸
而我，為了回報
用鮮血沖洗
你污濁的車窗

然後你猛踩你的油門
開溜
我則傾我的全力
向上
作孤注一躍
想最後一次瞻仰
那高高豎立的黃色路牌
醒目而璀璨

也是一種演出

灰茫茫的雪地上
一棵光禿禿的樹
擺著生硬笨拙的姿勢
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

沒有花葉的妝扮
沒有蟬鳴鳥語的伴奏
沒有白雲藍天的佈景
獨自在荒謬暗淡的舞台上
苦苦
等待果陀

作為僅有觀眾的我
不禁為這嚴肅認真的演出
熱烈鼓掌叫好
並且答應自己
絕不在幕落燈熄之前
急急離座出場

九七年六月三日寄自芝加哥

■祥子

望 江

這時江面雨生
風色變得平穩
四週茫茫的景物
在汨汨的流水聲裡
印證著你的記憶
大小錯落的石
在這一片河灘之上
就是你，不辭風雨的故人了
你心中默念著
一個名字
並靜候回音

這時雨落在你的髮上
你睜著傾聽的眼睛
這時雨落在你的身上
你睜著期待的眼睛
這時的天色漸晚
你的衣衫漸濕
不再禦寒
雨，流入你的眼睛
又淌下來
在你曾睡過的河床之上
有船載火，靜靜地，照水而過

一九九六年四月

■陳紹新

酒 意

讓一種燃燒進入另一種燃燒
讓一種狀態以新的狀態顯露
我所有的語言 改變了初衷
最大限度的液化
而欲望從沉默裡升起來
被陶醉的情緒 像一匹馬
“在循環的結束與開始中”
流動

啓開封閉的世界 讓我
斟一杯語言和血 澆鑄精神

■陳建華

窗 眼

晨光浸濕歲月的
宣紙。潑墨
如情欲

向記憶的蓮池搖曳
風荷舉袖

要咖啡還是酒
我怕起床，怕見

橫橫豎豎的窗戶
筆劃工整
紅樓之鏡中，有人

描畫風眼
瞞你的睡和醒

不要酒不要咖啡

陽光下
被翻綠浪

一九九七年寄自哈佛

讓我唱一曲篝火的慷慨 南方的秋
野草是女人的相思
家園是遠方的夢泊

一滴酒使記憶回到從前
一棵老樹下 我的初吻熱烈誕生
從此 我淪落為愛情的奴隸
備嘗失落和傷痛 渴望燃燒
渴望是一盞春天的燈

一九九七年寄自貴州

■馬蘭

情人節

他手提一把刀，遙遙領先
切開我，精確，傷口無血
我叫喊，他說我應該原地不動
等待老年不期而至
他又把我的身體翻過來
你要來就來吧
我醒悟他在過去的時光裡
給我一朵玫瑰，做愛
做過沒有？哭，
倒向地平線陽光刺激傷口
好吧，我是一個失心人
滑入更深的影子，與影子為敵
這時候他放下刀說，火焰在我的
房間，火箭在我的身體內
很莊嚴的理由
我卻是一個女人，他忘了我的

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二日紐海紋

■余少健

疼痛

我舖開稿紙
在我拉開房門的一瞬間
一只沒有口的瓶子抓住了我的鞋子

失眠的鐘聲不斷地打呵欠
紙箋蹲在牆角說著漂亮話
我把枕邊的一塊破布
放在黑暗中 晾乾
讓它脫下去年的外套……

一九九七年寄自廣東

■王兆新

名畫三題

●畢加索《夢》

夢中的景色
皆在現實中長成
不長成的
只是夢中的罪惡

做夢的腦袋與不做夢的軀體
構成另一個夢境

●烏蒂斯《藍衣婦女》

碩大的裙裾
是片藍色的海洋

褶皺上
佈下眾多的美麗思緒

年輕而健壯的樹
在從容中
結出了女人應該品味到的風韻

●康定斯基《光之間》

各種幾何形狀
在縱橫之後呈現了性能之後
構築了光

不會凝固不會流失
無盡的背景上
繽紛出現代意識

一九九七年寄自山東

■遠方

車的解構 (選五)

車 燈

不可小覷
萬一有一天
你連人帶車被俘獲
一打信號燈
也許外星人
可憐你思鄉心切
你一個“U” turn
就又回到了人間

火花塞

越是陰晦的日子
越讓人嚮往
那美麗的一朵
祇要一朵
就包容了整個春天的溫馨
面對未卜的前程
不再心虛

刮水器

不管是雨水
還是淚水
都不能模糊雙眼
你要看清的
不僅是路
還有今生來世的
因果

潤滑系統

這是當代公關小姐的
必修課
那其中的深刻

■馬非

司馬遷

公元前某天的陽光
在大地上佈滿陰影
司馬遷就站在陰影裡
看兩條狗交媾
狗東西幹得正火
玩得高興
全然不顧這個殘疾
羞愧難當 撒腿回家
入夜背對裸體女人
司馬遷於紙上意淫
筆當傢伙
司馬遷一身汗水
跌倒在《史記》裡
一臥就是兩千年
被後世才子閱讀並效仿
他們也不問問
與司馬遷不同的生理細節
如今你看看文學史
好像全他媽沒雞巴

一九九七年寄自青海

遠不是三字經
顏氏家訓
朱子格言
或曾文正公家書
可以比擬的

儀表盤

上面告訴些什麼
你可以不在乎
可你的老闆
你的保險賬單
你的宏偉計劃你的遠大目標
卻耿耿於懷
最後
甚至連警車警燈警笛
也時時表現出
濃濃的興趣

一九九七年寄自聖彼得

■黃伯飛

折 腰

折腰 在院中
拔草

未敢妄想
高官 大佬
園亭的美妙

他們原來
在帝王面前
熬過 多少
脅肩 諂笑
自稱“小人”還不足
要稱作“奴”

這纔縮在
曲水流觴間
呼奴叱僕
擺佈
四時的花木

我半生羨慕
半生享受
這自由的國度

每一片枯草
挖陳補新

每一棵樹木
澆灌殷勤

我折腰 卻
不為的是
五斗米

只為的是
順應 天時
保持
這大自然環境中
的
美麗

■心水

緣 盡

魁偉之軀安詳躺臥
閉目張口，彷彿還講著
最後沒完的話語
那隻黑蒼蠅貪婪停頓唇邊
僵硬睡姿仰臉
無視大千紅塵聲色
雕花壽木和雪白厚絨
您並不計較，能與天地
同眠，實在也沒分別
我萬里趕來只為瞻觀
冰冷的遺容，黯然千句呼喚
父親再不啓眼回應
父子緣盡，我任溫熱淚珠落下
那隻趕不走的黑蒼蠅嗡嗡嘲笑
椎心泣血，焚香頌經：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但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黑蒼蠅自如進出您的口腔
您不介意，不再執著
人生八苦和悲喜善惡名利得失
都已解脫。爸爸！睡吧！

後誌：奔喪，十日抵德，翌日趕及瞻仰亡父
遺容，面對栩栩如生遺體，難忍悲痛。

一九九七年五月廿二日於德國

倒 影

池水那麼清
那麼美的一個畫面
我特地為它
拿了個大頂*
卻是哪一個不識相的人
往池心擲了一塊石皮

*“拿大頂”北京俗語：雙手按地，兩足朝天
的一個動作。

羅青詩輯

羅青，本名羅青哲，一九四八年生於青島，一九七〇年畢業於輔仁大學英文系，一九七四年畢業於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現任教於台北師範大學。著有：《吃西瓜的方法》、《水稻之歌》、《錄影詩學》等多種詩集，並有詩評論集《從徐志摩到余光中》、《詩的照明彈》、《詩的風向球》等。羅青能詩善畫，其詩學理論又獨具一格，被台灣詩壇譽為“新現代詩的起點”。

幾座雕像的攷證

勝利神像

勝利之神

左劈右砍，戰在山頭
身裹八方風雨為華衣為斷袖
袖揮圓日缺月為歡呼為呻吟

勝利之神

顛顛危危，站在船頭
巨浪貢碧毯獻白花稱奴稱臣
長鯨吐涼霧噴珠簾成旗成雲

勝利之神，力勝眾神

屹立不搖，粘在街頭

或足或手或牙齒眼睛都各自零零散散斷斷續續的前來參拜

或酒或血或槍劍權杖也紛紛一湧而出的喧賓奪主

而勝利之神勝利的離開山頭船頭街頭

站上人頭！勝利之神永遠勝利永遠完美

什麼都有什麼都好，一切都全一切無恙

唯獨遺憾——多了一對翅膀少了一顆頭顱

戰神像

唉！那該是幅怎樣的表情呢？面對這已流傳了不知有多久的戰神像，真是無法不令人困惑萬分，因其出土年代不定地點不定，鑄造的形式不定份量不定，質料更是大大的不定

有人說發現在亞洲，有人說歐洲，有人肯定在史前史前，有人斷言是日前日前。於是倡

石造論的力斥鐵鑄論之非！否定石鐵論的又一口咬定——其為細細白骨所製

據專家們揣測，此物在方法上與貨幣營造千係甚大，而精神上卻又太不寫實，失之誇張最初挖到的，只有半截身子，後來，那執劍的手，與中箭的眼，才，相，繼，掘得

最後出土的，方是那頭像——頭像雖是像頭但卻難定位置：看似昂昂向上，又似癡癡然向下；或左或右，皆有異議；或洶洶前衝或懦弱回首，大家各執一詞聚訟不已

每人都拚命想把緊握在自家手中的鐵錘弄彎接圓，圓成天使戴的光圈，至於其他耳朵唇喉的細節，則是眾說紛芸絕非人力能妄斷！尤其是在論及那頭像面部表情的時候

天使像

要想變為天使

唯一的方法就是

把自己變成既不能鑽地

又不會飛天的，石頭

任人擺佈定位

任人推打踐踏

因為，所有的天使

都是石頭雕的

有眼睛 沒有瞳仁

有耳朵 沒有聽覺

有嘴巴 沒有舌頭

說不出自己感覺與意見的獨特
聽不見人家號啕或沉默的哀痛

流不下心中歡樂或悲傷的眼淚

沒有 血液
沒有 思想
沒有 同情和殘忍
沒有 直率和狡詐
連夢都沒有的天使
只有一對既無法奮飛又無法隱藏的石翅
連醒也沒有的天使，只有許多愉快
許多安靜還有許許多多的永恆與不朽

要想永恆不朽
唯一的方法就是
把自己變成既不萎縮
也不生長的，石頭
任人雕成各式各樣苟存於
神魔之間的天使

少女像

溫柔的少女，雙手捧胸，危危立在水邊
側肩側腰，微微的回首
讓柔美的長髮滑落——滑落
一如滑落一身的紗衣輕輕

讓身側的豐滿滲入流水的豐盈
互相揉碎又相互溶合，溶合在無休止的幌盪之中
搖幌春思……震盪愁腸
搖出震出心中隱密又強烈的欲望

讓滿溢而出的欲望
隨著自己美好的曲線而起伏
起伏的化成紗衣上糾錯複雜的紋路
化成衣紋上隨風欲飛的圖案

哦，那凝結成圖案衣紋的欲望
由緊湊漸至盤結紛忙漸至鬆散舒緩平息
平息而萎頓而無奈的臥在那裡——那無法飄揚的
細薄裙角呵
竟是大理石，精雕而成！

據說那少女微側的頭臉，可與胸肩分離

據說那少女的胸肩，實乃石造，且中空
據說中空的原故是為了遺骸
為了裝殮她自己的遺骸

而心胸之中裝著自己遺骸的少女
危危立在水邊，望著水中幌動的世界
忘了週遭凝固的世界，更忘了自己
“並非”只是一尊美麗的骨甕

後記：一九六九年夏，至一九七一年春，勤讀西洋藝術史，偶爾漫興，成詩三首，旋散失不見，日久亦忘。一九七四年夏，環遊世界，費時三月有餘，歷美、加、英、荷、丹、德、比、盧、法、瑞、義、希、埃、黎、印、泰、越等國，所過大小博物館無數，所遊古跡名勝更夥，胸中所學所知，一一印證於萬物實景，兼得實情，快哉！在歐陸時，曾數度邂逅勝利神像，其間不乏有諷趣者，如在羅浮宮內，萬頭鑽動之中，見之，依然是無首有翅。勝利神像有翅，已是諷刺，況且無頭。後至雅典，在聖山神殿群中，訪尼基之廟，亦只見廟中無像，長空無事而已，雖然希臘人早已把尼基的翅膀摘去，並以“無翅”做為廟名。時，希土塞島之爭正值尾聲，土方佔了上風，雅典街頭頗多難民，遊廟之餘，不覺莞爾。此外，戰神像，少女人形石棺等物，所覽亦多，不能一一備述。歸，重整舊稿，忽於破囊中復得昔日佚作，字裡行間，與親身印證之經歷相去不遠，雖與遊記無關，然詩之為詩，關係原應在別處。故抄錄於此，並識。

一九七四年冬十二月於台北

入獄出獄

——致魏京生

一個人在中國坐牢
整個世界都來探望

望見一方小小的鐵窗
把偌大的中國一分為二

而全中國都關在
鐵窗的這一面

只有一個人在鐵窗的另一面
自由思想

請立刻閉上一隻眼睛

雖然台北已經有
很多很多車
很多很多人
很多很多動物

但我仍然忍不住創造了
一輛小小的車
一個小小的人
一隻小小的動物

悄悄的
我把小小的他們
放入了
大大的台北

一輛會亮燈但不曾發動的車子
一個會走路但不願說話的人
還有一隻沒有影子
但會學鳥鳴的狢狢

要是你在台北
看到／遇到／聽到 他們時
請立即閉上一隻眼睛
且微笑

一顆流星劃過 昨夜的天空

剛剛哭過
但忘了為什麼

用淚眼看著窗外的世界
卻不知在看什麼

只感覺
剛才還熱熱的眼淚

現在已經變成一顆
涼涼的星

好像一切都不對勁

應該從太平洋東邊
升起的日出
好像出錯了方向

應該是血紅色的
台灣海峽晚霞
好像上錯了顏色

昔日的死敵
從牆上的標語海報中活了下來
陪我們打八圍衛生麻將

一票老友三杯黃湯下肚後
匡郎一聲，都變成了不共戴天的刀叉
大眼瞪小眼的散了一地

嚇得鄰座嘖嘖啞啞喝咖啡的婦人
頓時化成一堆倉惶的麻雀
飛越大洋

還好身傍柔情似水的女子
剛只露出一點虎爪
便又慵懶睡去

睡夢中但見
一大群通了電的蒼蠅
又從大洋那邊飛了回來

他們發亮發火又發聲
居然都變成了會說話的星星
放射出霓虹似的七彩光芒

此一新發售的星空
堅持為無知的子民們重新訂定生日
開立統一而又全新的出生證明

並向大家保證
一定會把慶生晚會延長
延成長長的送別晚會

當台灣海峽的日出
從正北方
緩緩升起的時候

在夏天寫冬天的詩

雪下來了
橡皮擦一樣
把一切都擦得乾乾淨淨

無數的雪片
如千百種形狀不同的
白色信封小小

每一封信裡
都裝著一個
透明的象形文字

準備在恰當的時機
把這個白色的世界——全部重寫一遍
以億萬種不同的彩色

陽光出版社隆重推出

地球小百科簡介

陽光是一架老舊的印刷機
把桃花荷花菊花梅花的影子
重疊成一大堆
印刷在草地上
有時清楚
有時模糊

陽光是一架中古的影印機
把你我他的影子
攪和成一團
印刷在水面上
有時流動
有時靜止

陽光是一架全新的打火機
把一頁頁印好的影子
點燃點亮
然後細細校閱成寸寸灰燼
合訂成厚厚的大地
隆重重新出版

颶風

颶風已刮了一個晚上
又一個早上

電也斷斷續續停了大半天
然電話則還能通

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風雨
說是不放假但又可能放假的天氣

鼻涕流不出來
噴嚏也打不清楚

想看書屁股已經坐痛
想睡覺腦袋卻仍清醒

關窗太氣悶
悶出一身汗來

打開窗則滿屋子的書畫
卻又興奮得像是要暴動起來

呵！在風中飛舞的字畫
既不能助風又不能止風

徒然折損了自家的身子
白白叫人看了心痛

還是關窗等風過去罷
天下哪有吹不完的颶風

■羅青詩輯■

■張國治

記憶出閩

國慶夜失眠讀銘華詩集《春天的遊戲》
有感，戲筆有贈於銘華。

1

傑克與魔豆鬥法了①
伯爵奶茶之後遺症
則是與春天遊戲
在意象的大海翻騰
扒在夢的床席鑄字押詞

然則，春天已走，夏也走
島上亦堪風雨②
現在是凌晨三點十五分
國恩家慶的秋夜
疾風驟雨亦來鳴奏
扭開時間的閘口
聽洛城海濤響起
記憶洶湧出閩……

2

遙想孩子口中的美國越南叔叔
此人從越南僑居回歸祖國
復從越南入籍歸化亞美利堅合眾國
心緒如何遺失在台北某街某巷
某弄某號某樓後現代的天空中③
啊！我岳家台北居不易的地坪內調製鄉愁
或窩在董叔向明賢伉儷的美酒佳餚中微醺
想起台北後現代夜空下的辯論
你曾辣辣曰：我不迷信什麼主義！
台北的藍夜，其實也沒有主義

《三個演繹》未開展而就罷④

孩子口中的澳門叔叔此刻浪跡何處？
美國越南叔叔委身洛城天使之家寫詩
金門的爸爸留台為生活打拚

3

從北京到台北
從青銅到青苔
一坐三千年
沉沉化不開的是台北故宮凍頂烏龍

那小酌心情已然入了你的詩

至於杜老爺西餐廳內
創世紀以來就有的那一尾
深諳存在主義的魚
此刻，不知是否依然悠哉
從水裡游到火裡或水裡來火裡去？⑤

4

此人曾是一隻流離的鳥
日夜恆飛
故詩亦從日從夜飛翔
鄉愁在日月雙潭波心迴流

此人歸化亞美利堅
鄉愁風格仍未編棟條碼化
譬諸環亞飯店內嗜粥飲茶
至於濃稠稠白糜黃地瓜
無非都是未排洩的鄉愁⑥

5

秋夜，眾家兄弟充當扛工
一箱箱囊篋的詩集送上機匣
豈不都是一世不悔的詩心
俟空姐關上所有的窗
不讓鳥的天空、同溫層
一匹匹雲的詩句逃溜
心情無陰且晴

來自新大陸論劍
短詩是交刺的擊閃
任歲月的星辰懸掛
長詩是記憶出閩
任心靈的風雨沖刷

附註：

① “傑克與魔豆”為桃園市一家Coffee shop。

② 見陳銘華詩〈照片〉，《春天的遊戲》第三十二頁。

③ 見陳銘華詩〈台北詩行——時間〉，《春天的遊戲》第四十五頁。

④ 筆者、陳銘華、陳達昇原擬合出詩集《三個演繹》，達昇取的書名。

⑤ 見陳銘華詩〈台北詩行——杜老爺西餐廳〉，《春天的遊戲》第四十七頁。

⑥ 見陳銘華詩〈台北詩行——台北印象〉，《春天的遊戲》第四十八頁。

■達文

一直以來

習慣光明的方式是這樣的 讓
白花花的感覺
胡弄了大半生……
現在好了
幸運的夜撫慰過來
請閉上眼 哦不
請睜開眼

1997.5

癌細胞

清晨，有人敲門，我竟然衝到鏡前，我發現珍藏多年的一張照片已經失蹤，我的筆怔怔地懸在日記本上空，一顆墨水將混亂的思緒溶化成為鳥巢，那蠕動使地面延展，手掌的脈絡長出風景，果實膨脹的聲音越來越大，直至我的耳朵徹底聾掉，我才發現我徒然佇立的四壁悄悄地透明起來。
朝陽下一條影子逐漸縮短。

■陳計會

祈 禱

讓我們面向群山！在深秋的庭院
在風中，在雨裡，在鏽蝕的月亮中間
我們。以岩石的姿態，雙掌合十
一種聲音。在寂靜中飛翔
如亙古的孤獨。是什麼穿過憂傷的樹葉
降落神的面頰或嘴唇
我們。形銷骨立 為了愛情，為了夢想
在黑暗中。在月亮的陰影裡
獨坐千年。並不想感動誰，也沒有人
為我們輕輕擦去臉上的
淚痕和血跡。固守一種姿態
一種聲音。表達我們一生的願望
和懷想

九七年寄自廣東陽江

■黃梵

故事剛開始

故事剛開始
吟詩作畫，這像烏鴉正停在不遠處
偶然的鎮定，偶然踱出乘涼
偶然看見某家的陽台上
貞潔的肩胛探出來
那天，我在屋裡，夢中，又繞城牆一圈
南窗又落下來
窗外的人真值得欽羨
說話間像牛羊已來到近前
潔白的花，一日又落幾朵
詩行亦好亦壞，更像氣候
我的念頭悄悄深入微妙的姿態
但在鏡片的前面又要悄悄繞過

故事剛開始

出門後的一刻，雨開始下落
以後的數月，在街上亂走一氣
直至樓下的樹果碩葉落
它的夢落下，我在床上坐起思考
和某一陣風的吹來有關
和某一些人的爭先觀看有關
窗台流露的皮膚像花一樣潔白
衝口而出的笑充滿歧義
秘密淋濕的愛情除了年齡
以後呢，故事剛開始
我滿懷被大雪困住的喜悅
因為結局的差異而充滿期待

一九九七年寄自南京

■高成鵬

參觀故宮瑰寶展

昂頭 挺胸 大搖大擺地
我冠以中國公民的榮義
走進禁宮中的禁宮
如果當年我能貴為公卿
我能幸蒙皇恩
總也需將雙手當成前蹄地爬進去也

百番風雷千番撼蕩
終於由一人獨享到人人共賞
驚艷 如劉姥姥踱進大觀園之再現
耀眼 橫的金裝縱的玉璧一時無從暇顧
自公元前三千年的琮璧到
乾隆的龍鳳文箱
一脈相承述說著悠久
從春秋戰國的子穌鐘到
沈周、八大山人、董其昌
人文蒼萃述說著深湛
而郎世寧的百馬都昂首擺尾向我咆哮
至於康熙的瑤瑯牡丹碗
正噴出滿漢全席的香味呢

此行開心開眼
步出門後心緒洶湧激動
就油然地
興起一股去南京紫金山朝拜的企望
去向那位當年手執板斧
劈開官門的孫導師
行一次九十度彎腰的三鞠躬禮。

後記：此次故宮瑰寶美國循迴展，是來自台北故宮博物院，歸根溯源此乃肇自北京故宮。遠自一九三一年日寇發動之瀋陽九一八事變，政府警覺北京局勢緊張，乃將故宮數十萬件細軟國寶南運南京，又繼而重慶。抗日勝利後還運南京，又後撤台北。因此，此大批瑰寶乃兩岸分管，異水同源，預期國家統一日，亦將是兩地博物院歸合日也。

一九九七年寄自舊金山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于 中： \$30.00
陳 寬： \$100.00



■陳韶華

烏 鴉

見到它時 我正丟失家鄉
那是在故宮 蕭瑟的雪地
枯枝發出斷裂的鳴叫
正是我逃難的時辰
一群烏鴉點燃一片黑色天幕
寒氣越燒越濃
黑色煙霧中冒出一種白色氣味
似乎是叫鄉愁
在異地，在遊人拜謁的故宮

那是傍晚時分
黑煙熏出瞳仁中的井水
恍惚聽見暮鼓與晚鐘
在清朝的老松間振蕩
積雪飛揚，一群烏鴉
將我當作清廷的死屍圍困
它們歡樂地鳴唱 拍打翅膀

寒氣越積越厚
有人遊興正濃 與烏鴉合影
有人身著馬褂頂戴花翎
而我越想起我的孩子，此時
正在江北故鄉玩雪
河灣裡他們指著說“烏鴉”
於是，有兩隻落在他們手上
而一群烏鴉落在我
以及我共患難的妻子懷裡

一九九七年五月廿四日安徽

秦松

詩思

(又三首)

詩能作些什麼？
詩要作些什麼？
我的詩已遠離一己之我
在許多許多年前

詩坐在火山口上抽煙
噴野草的綠色火芒
憂患多於憤怒
憤怒多於寂寞

詩的寂寞由於土地的無言
詩的飛翔由於天空的虛寂
詩的患難由於人的患難
詩就是詩由於歌就是歌

歌以職業的口唱
詩乃生命的本身
(無所謂流行與否)
不隨口而唱如不隨地吐痰

暢開心靈的門窗
穿越牆和牆由雲來去
詩以節奏的秩序之建築
生於自由必也亡於自由乎(?)

菩提成佛禪不可說
詩神眷顧所有
無目的無所求
之感所悟所發所思

詩不穿制服禮服
戰爭年代以子彈發言
風起雲湧詩如立定的樹
縱橫成十字架的坦然

詩是負難是安魂是省思
以語文成形固守最後的人之姿
踏雪飛天鑄劍流血痛飲
無論如何詩是吾人的呼吸

童年

童年焦土抗日
不念書不遊戲不食零食
炮火燃起流亡曲

童年不寫詩
寫標語呼口號演街頭劇

以朱墨畫國旗迎風飄蕩

童年不煙不酒
不識死亡不畏火不胃痛
流離失所不望月鄉愁

童年遍體鱗傷家破人亡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
砍去！

鬍子

鬍子似乎沒有什麼可用之途
作為我之應有的一種徵象
一個女子好奇的問
你的鬍子何以是金色的？
我的鬍子從黑而白而金
可能是抽煙的結果

童年焦土抗日的廢墟殘壁上
長滿了仁丹鬍子如
血腥的膏藥旗
似乎有用途且別有企圖
殺人放火侵略的苦難日患
這個女子還沒有出世

六五心境

陽光在我的窗台上
一片歡愉在我的
畫布上
憂思在文字外
左手握詩右手論
畫(朋友們懷念我廿五歲前的畫)
時間在晨起九時
鐘聲歌如音樂
畫室靜如古堡
死亡去他的
不務正業之徒去他的

附言：再過幾天(十二)月八日，是我六十五虛歲生辰，此稿寫我此刻迎六五的心境，非為自壽。時間很快，從生於抗日戰爭的〈童年〉轉眼已入〈六五〉，經由災難歲月的出生入死，何懼“死亡”？中國的虛歲有一個好處，即使生下來即夭折，也有一歲的人生。

〈詩思〉之後三個短章，是由近來保釣抗日情緒引起的，半世紀前我們抗日，半世紀後日本還是如此，我們還要抗日，也就是從少年抗到將近老年，日本鬼子賊性不改實在可惡。

九六年十一月末在紐約

■劉荒田

櫻花時節有寄

今駕車過金門公園，處處櫻花如雲，卻近尾聲。遂想及摯友正光兄，當年他與櫻花的盟約。其時為1988年春。九年過去，他沒有履約。益生思念。

又是櫻花，三月
層層迭迭的雲錦
在金門公園
最寂寞的水湄與坡下
等你，九度的盛開
九度的飄零
一樹紛披的花信啊
就是最動人的生之峰頂
和最淒惻的遲暮

櫻花以輕柔的語言說
不等了
春風不等了
一溜溜吹過海洋
春雨不等了
它知道敵不過豪雨
滔滔躍過密西西比河
綠草不等了
比起東部大平原的棉田
此際碧色太寒儉
歲月不等了
它越過你我的白髮
又趕去安頓新的降生

盛宴過去，信風過去
掃花瓣的園丁終會下班
能等嗎，花期？
能等嗎，生命？

怎麼不能？
友情等你
樓頭的笑聲
金門橋畔的吟詠

■王性初

拓荒者的六月

—給銘華

用炙熱的詩唇
說出無聲的謝意
感謝你在六月的發屏上
送我用英文字母鑄成的鑰匙
打開了另一片詩的《新大陸》

傳統和前衛的交匯
電腦與詩心的和諧
見證了拓荒者的威力
從此，一顆錚亮的詩星
永恆在：天際—網際—心際

一九九七年寫於從電腦網路上
讀了《新大陸》之後

唐人街賣漆器花瓶的老闆娘
我家後院那樹無人愛撫的茶花
清晨，大海輕吻皮鞋的細浪
黃昏，對海那架碾磨了多少少年意氣的
荷蘭式風車
在等你
櫻花去了
碎如和服女子腳步的影還在
你錯過季節的腳印還在
我，老去的容顏還在
等你
在第十度花信之前

一九九七年三月卅一日舊金山

■嚴力

證 明

我在室內
夜在門外
時間沒有多餘的穿戴
裸體的還有思維
生與死具有同樣的光滑
無論你站在哪一邊
都能滑入自由

我交給床的那段生活
依賴著夢的質量
但明天已從體內悄然升起
淹沒在陽光叫賣聲中的明天
不得不證明價格是自由的陷阱

你

你是你自己
一萬次出賣了自己之後
你還是你自己
所以你是用不完的財富
所以能出賣自己的時候
就沒必要去出賣別人

榨盡生命的風光

枯樹的內心與眾不同
像酷暑之日卡在石縫中的陽光
火苗何時來臨
一生就為了這樣一次燃燒的證明
枯樹的外表也在尋找知音
一把斧頭劈人時感到的溫馨
枯樹的軀體繼續在照顧自己
它是它自身的棺材
不需要墓地

一九九七年寄自香港

■李斐

劫後的回歸線

(請代郵回香港老友嚴力之詩)

我們睡在不同星空之下
不同的城市也許做同樣的夢
摟著不同的婦人也許做同樣的愛
推開相同的窗口想著異樣的心事
你的明月是歷史的認同
我的圓月是科學的異相
擎杯你渡恥辱與榮光回歸線走進走出
為福為禍諾言與謊言我遙祝上蒼遵從
捻指倒數計算哥兒倆碰杯的時刻
我們該更換劫後歸來新的衣裳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紐約

島嶼的落葉

整個島嶼凝結一塊碧玉
地氈的綠草、草害沒有的嘉樹
推拒酸雨，驅逐有殼抵制無殼蝸牛
流失土地剩下一塊最後淨土
淨土上晴天陰雨皆安排盛大野宴
儀仗隊伍一崗一站一若球童
黃金桿揮出白球爆發歡呼
也有交頭接耳低聲頓足嘆息
嘆息裡淒厲嚎啕何其微弱
當大人物耳膜習慣了禮讚
自我利益成形國外銀行戶口暴漲
兇刀下的亡魂槍聲下的冤鬼
不過是雨打芭蕉風哭林木
那些名字劉邦友彭婉如白曉燕
碧玉樂園嘉樹上偶爾飄下的落葉

一九九七年五月一日紐約

無論虧缺盈滿
那枚月亮 癡心地
每夜按時升起
聆聽又一個新的故事

一萬兩千張臉孔
植入猶太區一小畸形格內
吃力的自地底掙扎
企圖翹首
一萬兩千種語氣
輪流說著 說著
說痛了天地的雙耳
說暗了三百年的月光
說到雨雪停止飄落
說得時間無法不平息
在凹凸各異的樣式
一萬兩千個不同的姿態上：
你撞入我的脾臟
我橫插在他喉間
讓他栽個跟頭 一脚踩住
通往天堂之路
堵住甚至一絲的微光

容顏損毀 一張張眉目淒迷
甚至名姓亦墜落深淵似的地底
倖存的半身殘破如一襲被棄的風衣
月光凝淚試圖擦亮
盡是沒有完整的墓碑
推擠間斜倒橫栽
癱成一座刺傷人眼的墳地
那眼直連心脈

旁邊伸手可觸的
Pinkasova教堂四壁皆空
轟響七七二九七個高低大小的聲音
夜夜與碑隔空相和
或說或唱
成為牆上紅的黑的符號之前
每一雙眼睛含著的最後影像
以及眼睛如何在冰封之中
蛻變成火化不去的聲音過程

一九九七年寄自台北

■莫云

澄明

濾淨最後一隻水鳥
戀戀浮懸的留影
之後——

雲和風的私語
樹與山的對話
都在寂寂的湖心落定

朱槿花開

竹籬邊的朱槿又開了！

燃點在七月熱浪裡的烈焰
一朵接一朵，生猛地
迎戰著花謝花開的定律

路過的笑語風聲，也紛紛
被攔截在視覺暫留的時空裡
烙鑄為永不褪色的記憶

一九九七年加州

■關雲

框

本想過一生寂寂底翠
活一世紀安逸的綠
框命運裡密集的陌生
城市如那喧囂而忙碌的盲者
不意，竟將一望綠框住了又拭去
欲重新劃上紮實的虛線
這虛線 在人生道上
行行重行行
盲目走了幾回後
一遍又一遍地喚住踏實
踏實之後
框的線重緊密縫合住
不再是虛線

一九九七年寄自台灣中和

■夢如

無眠之夜
在天花板上追蹤
稍縱即逝的呼吸
時空遂凝止於一瞬
我全身僵硬
彷彿等待最後宣判的
並非你 母親
而是我
一顆微塵無足輕重地
嘆息

孤島

渴望走進你的感覺 母親
分享你的寒潮春汛
而地平線是鋒利的刃
切割著時間與空間
切開 我與你

縱使臍帶斷了血脈仍相連呵
母親 你是豐盈的大陸
我是貧瘠的島
永遠在眾水之上
飄移

一九九七年寄自香港

■雲幻

泡 沫

你早已修飾得平坦的心田
卻讓入口牌子的
啤酒自掌中迴腸蕩氣

太陽今天趕不上早朝
窗子依舊張著醉眼
訴說一段令人神魂顛倒的身影
還在街上踉蹌

一杯泡沫
半截遐思
獨自擁有了世界

一九九七年五月寄自雪莉

■郝眉

沒落的城

廢名冊裡搜索
或許 還能找到破落的商戶
如星滅
如燈滅

整座浮沉的城找不著帆桅
來迎萬里長風
浮浮 沉沉 遊離動蕩
黑色經濟海洋的上空
摸不著邊
還吹著淡風
沉寂的市場的資金的回響
援手只是蜃樓
救生只是妄念

沒落的城 到處
張揚著向天祈禱的渴望
老去的市朝耐心等待
等待奇跡點串前愆

綠色深眠的巨獸
遍體瘡痍
剖開甲殼也尋不著心臟
請輕輕
勿踏在結痂的疤上
再承不起新創

最痛是黎庶平民
槁木蠻荊間
只有默默地舔合遍體的傷
復問何時方見盛世與艷陽？

一九九七年寄自馬來西亞

■ 章平

俠客行

或者俠最容易在冬天出生
或者熬過寒冷才有俠的豪情
或者俠是黑夜天邊的冷星
或者俠最沒有天使的頭腦
俠是一棵棗樹，一棵白楊，一棵松柏
一縷臘梅迎雪開出的芳馨
是一匹冷傲的馬
一頭駱駝，一頭羊，一頭騾
一頭倔強的牛，牛拉著蹄的腳印
或者俠只是俠
只為趕一生崎嶇的路
或者俠是普通的人
只做了普通人不想做的事
呵，或者俠是幻想的病人

或者開始或者結束
或者沒有誰弄清楚
臉有疤痕的說是俠
眼睛斜白的說是俠
走路拐腳的說是俠
面目全非的都說是俠
或者說法並不重要
自身才是自身的證明
一個悲劇或喜劇裡的人
在母體子宮已經產生
或者走路的腳步一個比一個鮮明
或者從身上捉到幾只跳蚤
當作敵對的幾個將軍
呵，或者事情就此注定
俠是些個性或形象鮮明的病人

或者伏羲動過俠心
或者太極圖裡的兩條靈魚是俠的眼睛
或者黃帝大戰蚩尤是俠
鞭戰馬，跨龍車，借閃電而鼓雷鳴
或者孔子周遊列國時俠過
顏回子路子貢跟著俠過
然後借半部《論語》來俠的人更多
或者最有俠名的該當是水滸的一百零八人
被逼走投無路，動了俠心俠義俠情俠行
人人虎虎生威，個個磨拳擦掌
無論夜黑風大或月高人靜

一翻替天行道的豪情最在尖刀上滴血見性

似乎有人說：俠在路上挑柴
俠在地上種菜，俠在深山燒柴
俠在落水，俠在上岸，俠摸著石頭過河
或者如野豬林裡花和尚護著林教頭
或者如景陽崗上的武松喝醉了酒
面對猛虎，一套醉拳達至化境
或者俠在讀書，俠在吟詩
俠在你隔壁旅館煮酒下棋
或者俠在游泳時搖擺肥大身子
俠抓了一條魚，俠正得意忘形
或者是噫瘋的舉人正挨過屠夫的耳光
或者是偶然的衝動而想把生命
變成閃光的現象，或者是一生的後悔
或者是雄心，是短暫，是唏噓，是永恆

或者俠在做無聊的事
掘一條不走人的路
冷風吹落了鼻涕
俠抬頭看看，遠方很遠
或者俠在村路趕公豬悠遊
為找母豬配種在大聲叫喊
或者俠為一個村姑陷入情困
他想跑九十九個山頭摘九十九朵玫瑰
或者俠最終做了乞丐
又因主人的豪爽
把劣等濃酒灌滿各段愁腸
或者俠最終要跌倒
染了一身爛泥
又被頑童和狗追得失魂狂奔
或者很久以後
狗老得不能走動
孩子長成了滿臉愁紋的父親
父親回憶時說，當年被追趕的
或者是真人不露相的真大俠
於是，俠的形象伴隨著節豬客的笛聲
在山村肅靜的嚮午悠揚起來
俠近了，遠了，遠了又近……

或者俠在少年時頭頂生過爛疤
一種阿Q的光榮

俠忘掉了原先的自己
猶如哪吒脫胎換骨
莫名其妙地輝煌起來
或者這是關鍵，俠要出刀
變得十分地古龍或十分地金庸
唱：“易水寒兮，壯士一去不復返……”
或者俠領導著示威的隊伍
抵抗防暴警察以及催淚彈
俠被人高高舉起四肢
所有鏡頭都對準那點無奈的神氣
在警署簽過砍了森林來製白紙上的字
又回家吃飯，又談笑風生
或者俠需要為人的沉淪肩負責任
或者俠需要思考下次的出鏡表演
或者俠說：最要緊是通知時間地點！？

或者俠不可能瘦骨伶仃
在影視發達的今天
俠是高貴，俠是豪放
俠是身材魁梧，是神韻鬼秘
是紅光滿面。或者演俠的伶子
是吃好，是喝好，是住好
是在山洞或深谷
或深潭，都有無比的奇遇
都憑秘籍，都憑古怪的古怪
都是逃出生天的成功
是衝破任督二脈
是練就不食不飲不飢不渴之術
或者所謂俠是脫了戲服之後
被忘在劇本裡生鏽的劍鋒
是現代三角或四角戀愛裡的憂愁
是茶飯不思後的一個苦惱
而又怕被人識破廬山真面目

或者俠是生活的特殊動作
是一場永遠的夢幻
如永遠在雲上飄浮的雪花
是逼在心頭不露的臉孔
是感覺偶臨的石光火花
或者俠是一個瘋狂而夢幻的少年
拔刀出鞘
是寒光逼過對手脖子時剎那間的狠毒

或者因此被人傳送起來
又如雪地融掉的腳印
如被太陽光照過的黑暗
或者俠是眼神裡最深的一個想像
是走鋼索者
是在高空最怕或最不怕跌下的那個人
是在我們口頭上走了很久的路

俠是曾經存在的一個聲音
一個飄遠了的聲音
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句話
是某人某時在某書上想寫的一個字
一個永遠找不回來的機會
一聲深夜的嘆息
一聲和尚敲擊的木魚
或者所謂俠已是我們不認識的人
是想動福利腦筋的人
是想拿走你錢袋和食糧的一個借口
是想剝掉你身上衣服的最好答案
或者所謂俠已是街頭的遊手
是地鐵車站上的騙子小偷
是拿槍指你腦袋雞姦你心意的劫匪
或者俠已是郊外的遊魂
在尋找孤獨最後的希望
或者俠是國會裡疾呼墮胎的英雄
是百變不厭的臉孔
是在種族膚色血液裡繁殖後代的細菌
或者所謂俠正在參選議員，參選部長
參選國事大臣，參選首相或總統
俠在宮殿簽發戰爭批文
俠在享受名貴白酒和名貴婦人
或者所謂俠在門口趕走了流浪漢之後
正跟老鼠交換正義的心得
跟蟑螂臭蟲蚊子交換思想的買賣
正尋找出賣妻子兒女的機會
尋找出租自身軀殼的惡魔
或者所謂俠已是死去的良心
萎縮的尊嚴和無法再生的骨髓

或者俠是偷歡男女的點點性事
是梳落頭皮髮屑的影影飄動
是彩票頭號獎金

是跑馬場上騎師的影子
是香腸，是生菜，是魚生
是三文治上斷裂的形態
是非洲黃金海岸獅子或豹的撕咬
是原野上斑馬或長頸鹿的花紋
是衰老大象埋掉自身的象牙
是水田日落時起伏的蛙鳴
或者俠已是倫敦街頭無聊的紳士
是紳士拿下禮帽時最糟糕的表情
是城市公園最角落的雕塑
是雕肚身上衣服袖口可有可無的皺紋
或者俠還是膨脹的系數
或者俠已是消失的符號
或者俠是你，是我，是他
是血液裡敗壞了的血子
是血液裡最活躍的生命力

或者俠是俠，並沒有變
並沒有離去
在我們的日子裡
在我們的身子裡
一雙銳利的眼睛
一顆滴血的心
一段忠腸
一副錚錚的傲骨
是回憶裡最閃光的東西
在血液到達的每個地方
在手紋的每條線紋上
是對抗災難的手勢和動作
是心為善良所召喚的熱情
是很久以前留傳的記憶
是以後面對最黑的黑夜最勇敢站立的勇氣
或者你是俠，我是俠，他是俠
是我們所做最瑣碎的事
也是最值得尊敬的事
是我們拒絕謊言的眼神
是內心的那一點反省
是我們戰勝了我們自己
戰勝我們的不光彩和倒霉
戰勝怯懦
是捐獻財物的剎那感動
是忠誠的土地，是發光的黑夜

是遞給飢餓者一塊麵包
是遞給炙熱煎熬者的一碗水
或者俠曾經返回
那被污穢私利抹黑的心臟
返回曾經是貪婪的眼睛
返回曾經為苦難擊倒的地方
面對風雨呼叫
用閃電顯示最初的正義
或者這都需要我們重新發現
需要從鼠蛇窩裡重新發掘我們的黃金

呵，或者有一天
俠會是我們杯裡最醉人的那一滴酒
是我們夢裡最暖又最燦爛的笑容
是我們思想裡流逝而找回來的靈感
是墳的洞孔裡流出的悲壯
是胡琴弦上淒美的顫音
是貝多芬指揮棒上驚醒的耳朵
是羅丹“思想者”如海般騷動的懷抱
呵，這能復活嗎？
冬雪復活春天
道路復活馬蹄
一個廣場復活人群
一個天空復活太陽

復活呵！我們樹上的芽葉
死夜的星光
沉重的翅膀
疲倦的靈性和暗淡的希望
眼睛復活至善至真至美
額頭復活金黃色的陽光

一九九七年寄自比利時

■伊沙

神已來到我的房間

我聽到了一絲響動
神已來到我的房間
四處尋他不見
我的神聖感
有點不耐煩
這是大白天
廁所的燈大亮
成全了我的發現
那神端坐於馬桶之上
挺舒服的模樣
不舒服的是我這人

國際和平方

小別後的急不可耐
在客廳裡開始做愛
電視開著
電視機裡一片火海
戰爭因何而起
我們就像兩個
闖了大禍的小孩
面面相覷
不知所措

一九九六年寄自西安

■施曉軍

複製夢露

人類能被複製該是一件多麼好的事
我們可以複製成千上萬的瑪麗蓮·夢露
讓天底下所有的男人
都可以嚐嚐瑪麗蓮·夢露的滋味
來點動真格的
省得老對著畫報中的夢露
自摸

一九九七年寄自墨爾本

■胡曙光

分離

當你的手，從我們的手裡抽出來，
流水一般的光便填充在我們之間。

當你的目光，從我們的眼光中分離出來，
時間的隊列便佔領我們的山谷。

九七年寄自開封

■海上

誰接近命運的真相

背景是節日之夜的燈盞
烏雲藏著情人的禮物

綿綿情雨洗不淨的穢言
詛咒已在臉上發酵
我也注意了這個背影
那藏著利劍的修長的雙腿
間，曾讓我心竅失蹤
的峽谷；追蹤一頭獸 我來到
這片烏鴉出沒的地方

我看見山頭隆起部位的黑草叢
真相即將大白。她的鼎內煮著
的欲拂拂揚揚地湧起
迷惑的氣體，靈魂離開我
接近陽光的亮塊
它找到安全的陸地
海風托起一切時的驚濤水面上
一個背影乘坐天陸
馳入夢者的瞳孔
珊瑚群起舞的昏處

藏著情人貪婪的腮

一九九七年寄自湖南

■陳銘華詩抄

我的複製品

石榴排排坐
在石階上
麻雀啄著我的影子
開始時有點痛 漸漸

石

破

天

崩

風一塊花一塊
雪一塊月一塊
兒一塊女一塊
妻一塊小情人一塊
還有補天不能
匍地難甘的幾塊
悻悻飛返枝頭
努力地再扮演自己

一九九七年三月三日洛城

Sensor

讓我在前院種幾叢花探四時的消長
讓我在後院蓄一池水測日月的盈虧
讓我在實驗室出盡方法來量度
冷暖、厚薄以及愛恨等等
最後請將我接上高壓電流
裝置在莽莽天地間
俯仰一生

一九九七年一月廿日洛城

霓虹燈下

夜因此而浮凸
或圓或方或紅或綠
時快時緩時隱時現
千百雙影子起舞
因我偶然的欠身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二日洛城

■謝海裘

童詩兩首

黑白

我最怕黑的
所以到了晚睡
也要媽媽亮起白色的燈光
將黑影驅開
這樣我才放心寢睡

爸爸最怕白的
他每當要午睡
都叫我在他的黑髮裡翻尋
將白色的拔去
然後他才安心瞌睡

小河

有一條小小的河流
打算拋棄萬里的前程
不願多餘再跑出
終日高低爭吵的大海
所以盼望有一天
碰上聰明的農夫
把它的手牢牢牽住轉個圈
這樣行程可以縮短了
把生命切開一塊又一塊
分給高低層次的稻田

九七年寄自多倫多

■文錦寧

面對燭光

誰說你無心
偏偏 你會感觸般
淌淚

把熱力熾亮
賜予我光明
燃燒你自己

縱能
忍住淚 卻教我難捺
心的
痛楚感應

九七年三月寄自越南

■彭一田

路 過

春天時節路過桃林
桃花不在樹上
天暗下來了

摘花的人摘不走香氣
詩人把她們一一收藏

廣 告

火鍋店的門上
寫著一排大字
牛肉羊肉請上樓

上樓的人很多
他們都不在意
自己是牛肉還是羊肉

一九九七年三月松門

■張衛東

毛 孔

密如蛛網的毛孔
我在等待進入的契機
準確的位子是目光所指
毛孔擴張的時候
我在皮面搖來擺去

我還是穩住了自己
換一個角度悄然滲入
我感到這裡道路迂迴曲折四通八達
律紅的液體縱橫交織

我在皮下摸索前進
沿著脈沖的方向 然而
預感的目標卻叫我躡手躡足
悵卻不前
我始終未能臨近終點

我不能氣餒
只能緩慢地收縮肢體
我渴望著光亮的出現
那怕是任何一個入口

■原上草

兄弟，拿酒來

兄弟，拿酒來
高高舉起酒杯 喝吧
給血液加熱
喝夠了就走出門去
去和太陽比比顏色
酒後的光彩
照得亮大路以及行人

不要刻意走路的姿勢
曲曲折折的道路
就歪歪扭扭地行進
一路拂弄兩旁的垂柳
輕歌慢舞 如詩如畫
讓雙腳輕輕地飄飛
全體事物的影子 呼啦跟隨
這世界不存在什麼
痛苦不幸等等悲哀
統統見鬼去吧

兄弟，拿酒來
讓我把一張被染黑的紙
燒成一團灰燼

一九九六年寄自四川成都

一九九六年寄自湖北石首

東川 輓 歌

我豢養的一群烏鴉將在明天死去
在這片國土的供養和護持下死去
一切將在陽光下進行
一切將朝著事物相反的方向

我也將死去
我的噩耗也將與空氣相等
一個來自人類的秘密會被發現
會被善良的人們深情地傳誦

我將最後看一眼我的祖國和鄉村
黑夜照亮著大地
黑夜一觸即潰

一九九六年寄自大連

侯榮 一 條 大 河

一條大河
水自天上來
母性的川流之上，浪花朵朵
都是逐岸而走的先人

一條大河
奔進我們體內的紅海
歲月滔滔，亙古的民謠在飄蕩
打動了膚色與歷史

一條大河
行程五千年
任蒼茫大地刻下泛黃的皺紋
只為湧向輝煌，不抵達心不老死

不是岸上的觀望者
不是游弋西子的小舟
我們分擔著母親的微笑與淚水
日日夜夜拜謁血液的源頭
一條大河啊！

一九九六年寄自福建福清

康夫 證 明

她昨天整天不跟我
說話只有沉默
我因此而憂傷
我走下街道
什麼也不能想
除了她，事情就這樣
影響你

今天她說
早上好，吻我
我卻悶悶不樂。我不回答
我想我必須愛她

一九九六年寄自北京

劉雪棋 母 親 的 手

一雙佈滿老繭的手
一雙粗糙皸裂的手

寒冬臘月 北風颼颼
冰冷冰冷的小溪旁
洗呀 搓呀
搓呀 洗呀
洗白了月亮
洗亮了星星

一間破爛的茅草房裡
一盞搖曳黯淡的豆油燈下
縫呀 補呀
補呀 縫呀
縫不完的艱辛
補不完的淒冷……

就是這雙佈滿老繭的手
哺育我茁壯成長
就是這雙粗糙皸裂的手
送我走上人生的征途……

多少年後
這雙手還在我眼前晃動
我即使剔骨還母
也會留下一顆沉甸甸負疚的心……

一九九六年寄自昆明

在米拉堡橋下塞納河不斷地流
以及我們的戀也在流逝
這該是夠我回憶的嘍
歡樂呀總是來在憂傷之後

暮色茫茫鐘聲悠悠
年月逝去而我停留

讓我們手拉著手臉對著臉吧
像這樣的佇立
流過我們的臂做的橋下
時間之無盡的水波是如此的疲乏

暮色茫茫鐘聲悠悠
年月逝去而我停留

戀的無常像這流水一樣
戀是何其短暫的呀
而生命又是多麼的久長
多麼強烈呀這不死的希望

暮色茫茫鐘聲悠悠
年月逝去而我停留

日日月月消逝如流
過去了的光陰和過去了的戀
再也不回頭再也不回頭
在米拉堡橋下塞納河不斷地流

暮色茫茫鐘聲悠悠
年月逝去而我停留

後記：

總算是了卻一個心願，一個多年來的心願：我終於完成了法國大詩人阿保里奈爾(Apollinaire)傑作〈米拉堡橋〉(Le Pont Mirabeau)之重譯，而初譯從此作廢。我的〈米拉堡橋〉初譯，原是多年前(一九三六年)在東京根據日本詩人堀口大學之日譯而轉譯的，因此，頗有一些不妥之處。如今，我根據阿氏詩集《酒精》(Alcools)中之原文重譯一遍，雖不敢說信達雅三個字都做到了，但至少我已盡了我最大的努力，所以我是可以心安的了。〈米拉堡橋〉原作，在詩節與詩行排列方面，本來有其圖案之美，我的重譯，可說絲毫沒有走樣。然而日譯並未顧到這一點，當然我的初譯也就跟著錯了。又，原作押了很工整的腳韻。除二、四、六、八節各兩行之律的反覆完全相同外，一、三、五、七節各四行之逢一、三、四押韻這相當困難的一點，我也嚴格遵守其規則而努力做到了。但是日譯無視其音樂性，所以我的初譯也就談不上了。此外，尤其重要的一點是原作那種極其優美的抒情詩的旋律，非日譯及我的初譯所能傳達，而現在我都盡力使之近乎原作了。我是首先使我自己化身為當年米拉堡橋上的阿保里奈爾，恍惚體驗到他那溫柔而纏綿而感傷的心情，然後才能使這低迴而又顫動不已的調子從我的譯筆之下很自然地流露出來。唉！譯詩之難，豈是未嘗身歷其境者所能想像的麼？這和小說之類的翻譯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呀。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紀弦記於台北

* * *

今天整理各種舊日稿件，忽然發現此詩之重譯並記。記得當年在台灣，將之譯完，加了個後記，就放在一邊，並未交由任何一家報刊去發表。現在我樂於把它重抄一遍，以饗《新大陸》之讀者。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八日於舊金山半島

每次一拿到新出版的《新大陸》詩刊時，我便查目錄，尋讀我喜歡的幾位詩人的作品，陳齊家便是其中之一。除了這（有幾位還從未謀面，陳也是其中之一。）幾位而外，我對新名字的作品也從不輕易放過，讀到新人的好作品便更意外的雀躍、高興。反而有些不喜歡的舊人，一輩子寫些不知所云的玩意翻到了，抵在眼前，也不過是瀏覽一番，一眼晃過。

我開始注意到陳齊家是讀到他登在《新大陸》第廿一期上的〈飛蛾〉，彷彿是驚艷一樣。

首先令我注目的是那齊整的，經過刻意修切的外形。兩個規規矩矩的七行節，剛好十四行，而他又不稱之為十四行或商籟體。或者他也理解到把商籟體硬搬進中詩，就像以外文寫詩，而硬稱為“浪淘沙”、“虞美人”、“五律”、“七絕”，一樣是一種荒唐而無意義的行為吧。這就很不俗了！（中詩裡不是有很多勉強湊成的十四行詩麼？完全不理中四行原來的抑揚(IAMB)，不理每行的五音步(Pentameter)，當然，以中文而言也無法理到這些，韻尾，韻尾的形式更是拋於九霄雲外，而仍大言不“漸”地叫作十四行詩。現在就有人不屑這樣來，能不叫好麼？）

然後讀到他的題記：

沒有光明
你困於黑暗
掙脫黑暗
你焚於光明

這樣光明黑暗，黑暗光明地叫人有點肉麻兮兮的字眼，像極了那首出名的、俗不可耐的什麼黑眼睛的玩意。一直到我讀完全詩，掩卷，再讀，才理解到這題記之

必要、稱職。只不過中國新詩人把黑暗、光明這一類的字眼調戲得太多而已。非他之罪。（飛蛾）的題材是沉重而悲烈的，唯有身歷中國近代那樣火的洗禮，在痛定之後、在冤憤沉澱之後才能涓涓而出的。

我自己在一九八八年寫過一首〈餌〉登在《新大陸》第二十七期，所取的題材同陳齊家的這首詩近似，然而我處理的手法不夠他的來得直接而且突出。

首段的前三行敘出了一輩苦難人的出處，而每行至“一隻飛蛾”中間的一切，切得非常的高妙。我隱約地讀成“從東北來的一個同胞 從江南來的一個同胞”。再下去“一隻 兩隻 三隻”便理屬當然，不言而喻了。然而這一段還僅只能略窺詩人的匠心，真意還沒有出來。

第二段將前後的句式一換，換得語氣自然，天衣無縫。順流而下，其結果自是吾人能預見的，原說不上有什麼奇處。奇在三句中的三組詞：謊言的火舌、誘惑的真理、光明的陷阱。

“飛蛾”撲火原是平凡通俗的寓言，巴金的〈日〉中也提到。從來就是一種浪漫式的壯舉，幾乎等同於義行。但從來不曾有人疑問那“火”，那“日”，那“

光明”，是個什麼樣的“火”，是個什麼樣的“日”。這世界還有妖火、不義之火，還有烤得民不聊生的“時日曷喪”那樣的日哩。

歷史上因宗教而起的戰爭，因政治理念而發的死鬥，動輒滅族絕種、血匯成洋，不都是由於這些妖火、歪理、假光明麼？

我自己因為寫了〈餌〉，所以一讀到〈飛蛾〉便戚戚於心。聰明的讀者不必有什麼預想，也能讀出來吧。

常有人以新詩未建立新的形式或格律為憾。陳齊家在這首〈飛蛾〉之後，也不見他重複這一詩形，當然，如果有人學樣的話也不是什麼好事。然而，偶一攪出一個花樣，自己又變化起來遊戲一番似乎也未嘗不可。

這是一首精心製作的好詩，其命意、手法幾已臻無懈可擊的地步。如果容我略提拙見的話，我想指出兩點：一、第一段的前三行，如能究明自然界飛蛾出生的環境如草叢等地，在一行或二行中略換幾字或者更貼切。二、第二段中“一隻 二隻 三隻”如換成“三隻 二隻 一隻”，則一方面配合了三長句的變化；另一方面也有飛蛾愈死愈少，或愚蠢容易欺騙的飛蛾愈來愈少，就算是給世人一點點指望吧，豈不甚好？

附錄：
陳齊家「飛蛾」

發表於一九九四年新大陸
四月號

從一個佈滿蜘蛛網的角落裡飛出 一隻飛蛾
從一個陰冷潮濕的舊彈坑裡飛出 一隻飛蛾
從一個被螞蟥拐騙的惡夢裡飛出 一隻飛蛾
一隻 二隻 三隻……
它們馭著猙獰的夜
向一朵跳動的燈火
旋舞 蜂湧 而上

一隻飛蛾 自一個充滿謊言的火舌上墜落
一隻飛蛾 自一個充滿誘惑的真理上墜落
一隻飛蛾 自一個充滿光明的陷阱上墜落
一隻 二隻 三隻……
它們馭著火的十字架
朝越來越深的夜
醉步 跌轉 而下

靈魂的自由

——非馬詩內蘊的雙重性

■劉強

非馬的兩首詩作〈魚與詩人〉和〈鳥籠〉曾在台灣作過討論，中部、南部多位詩家曾一同參與合評，並有一些爭論見解出現。如對非馬詩作主題意義包括是否直露的認識，有中肯的品評，也有不同意見。

我以為，非馬詩的主題涵義有較深邃的隱藏，且隱藏是總體性的。非馬詩的內涵隱藏有一個突出的特點：雙重性。非馬詩的隱藏有兩層，外層遮掩或裹挾內層。外層給予讀者以涵義的指向性，使之易於進入詩的內核；但外層其實只是虛晃一槍，是詩的內涵指向同時構成一種遮掩，並非就是詩的主旨，詩的內在核質是深藏的。如果只進入外層不再深入探索，就不會真正理解他的詩的內質——那是一個豐富而深邃的宇宙，一個美的廣闊天地。

可以這樣表述非馬詩內蘊的雙重性：他的詩含有濃郁的“知性”，而詩的題旨又不是明顯表露出來；他的詩是深入現實的裡層的，而又不困囿於現實的泥淖；他的詩自然具象（包括客觀事象）是和社會抽象契合著的，是二者邂逅而成的意象；他的詩從內在精神層面到外象，現代感很濃郁，卻又表現在一些平時看來平淡無奇的事物裡。我比較欣賞楊傑美的看法：“非馬的詩中最重要的是對於現實的深刻觀察，總是跳脫事象外表的控制之外，而直指事物存在的核心”，“非馬的詩是非馬以想像力貫穿現實所獲得的深刻而真實的產物，這種

賦有活性的詩的真實，往往令讀者為之震撼而低徊不已。我想，楊傑美先生的意見是可以通論非馬的詩。

下面引出非馬兩首詩供賞析、品評：

〈魚與詩人〉：躍出水面／掙扎著／而又回到水裡的／魚／／對／／躍進水裡／掙扎著／卻回不到水面的／詩人／說／／你們的現實確實使人／活不了

〈鳥籠〉：打開／鳥籠的／門／讓鳥飛／走／／把自由／還給／鳥籠

一說，“〈魚與詩人〉最後那段‘你們的現實確實使人／活不了’，是不是太露白了一點？”另說，“我想不會，這樣已算含蓄了。”

這首詩的隱藏是雙重性的，外層不過是一種題旨的指向性，並非對現實的一種直接指責，只是誘導讀者進入詩的內核。其實，詩人就是魚，魚也是詩人，互為觀照，他們共同的追求是：掙扎有形的桎梏，獲得靈魂的自由！他們都在自有限向無限飛躍。

同樣，鳥籠和鳥也是互為觀照，他們追求的自由是不拘役於有限，是全方位的自由，靈魂的自由，出有限而入於無限。所謂鳥籠自由的“反逆”，看似“直說”出來，實則仍是對主題的遮掩。鳥籠也不能滯桎於有限，不甘心成為永恆的囹圄。這是詩人沒說出來的。

靈魂的自由，是一種最高人格精神。非馬詩一個突出的主題，便是祈求靈魂的自由；以一種最高人格精神翱翔字間。以此總觀非馬的詩，似可悟出點什麼。這兩首詩可作一個組詩看待，代表著非馬詩藝術上的一種獨創性。

一九九七年寄自湖南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的，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性質，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腹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下列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wtchan@ix.netcom.com

洛夫論(3)：縱橫交錯

詩魔的言語

●章亞昕

洛夫得享“詩魔”之名，其詩的語言自有一種魔力。那“隱題詩”中縱橫交錯的言語，宛若語言的魔術，該是詩之法，還是詩之道？我以為《隱題詩》不但因難見奇，而且是因內符外，甚至還因法證道——這與其說是一種帶有某種偶然性的“自找苦吃的高難度動作”，不如說是詩人感悟傾向的一次自然流露，“縱橫交錯”，不但是一種語言風格，而且是自覺的藝術追求，甚至還構成了他的審美理想……一本詩集，45首隱題詩，從一個側面，向我們展示了“詩魔”的藝術個性。

因難見奇，自是洛夫歷來的語言風格。詩人本就好奇，他說自己寫隱題詩的動機是來自一首“天地會反清復明詩”，其實不然，我總疑心〈車上讀杜甫〉才是隱題詩美學上的主要依據。那一次古今交錯的對話，必定令人深受啓發，而且杜詩〈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也正是一首律詩！要知道律詩之美並不僅僅在於意象，而且與文字的縱橫交錯，實在是著有著很密切的關係——一些看上去相當平易的言語，由於對仗的句式而相互映照，便平空產生了許許多多的比喻或聯想，表現出結構所特有的藝術魅力；而格律的尊嚴，也就使詩人們可以在律詩的語境裡自由地超越散文的說法，以複調式的意象來取代單線條的語法……於是，詩人可以自由地發揮其創造力，以隱題詩的格局去摹仿律詩的結構，凸現字字的份量，如〈行到水窮處，坐

看雲起時〉：

行色匆匆卻不知前往何處
到了路的盡頭耳邊響起破鞋與
河的對話

水中他看到一幅傾斜的臉
窮困如跳蚤
處處咬人

坐在河岸思索一個陌生的句子
看著另一個句子在激流中逐漸

成熟

雲從髮髻上飄過
起風

時，魚群爭食他的倒影

說是“贈王維”，亦是讀王維，古人的詩句孕育出今人的詩句，“看著另一個句子在激流中成熟”，是情生文，文生情，讀起來又具有時空轉化的形式美感。王維的詩句串起洛夫的詩句，那複調式的意象便給讀者帶來雙重的品味之樂：抒情主人公看水，水中有人影，又有雲影，還映出心中的詩句，使我們想起意識流，然而亦幻亦真，水中魚是真的，水面風波也是真的，“破鞋與河的對話”，也正是我們讀詩時的感受。彷彿臨鏡自照，每個人都在詩句中可能發現自己——只要有足夠的耐心！所以，詩必須品，要有耐讀性，不可“行色匆匆”，倒應“坐在河岸”，像抒情主人公那樣細品一切。詩之至道，本就在水月之間，品詩要有自然的性情，以及自由的悟性，是於此岸見彼岸，即有限觀無限，由經驗悟超驗，因平凡得超越

。不執著於文字，也不捨棄文字；不執著於意象，也不捨棄意象……只要有靈感和悟性，詩之道便在腳下縱橫交錯，詩人靜穆，意識流也流出人格風神……在這裡，複調式的意象超越了單線條的語法，共時性取代了歷時性。在〈向羅英的感覺世界探險〉中，洛夫認為：“意象與語法通常在詩中並存而不悖”，但是

時至今日，當現代詩人採用散文式的語體文作為詩的基本語言，並“主知”勢力日漸擴張之際，語法反而益形增多，因而詩的散文化亦日趨嚴重，這正是為什麼六十年代的中國現代詩人特別在塑造意象上用功夫的緣故。①

洛夫的語言風格，離不開他對純詩意象化語言的自覺追求，詩人善用比喻來破壞讀者線性推進的思路，以“所指”駕馭“能指”，以共時性駕馭歷時性。〈石室之死亡〉最能體現共時性的意象結構特點，但後來由於讀者習慣了散文化的語境，難免會表現出接受上的困難，他便在詩內減少意象成份而加大語法因素，因其不再處處用力，反而在輕鬆中導致了語言的流暢，這又多少失去了詩意的複調之美……詩人的言語應該堅實而又有深度，〈詩人的墓誌銘〉說：“激流中，詩句堅如卵石／真實的事物在形式中隱伏／你用雕刀／說出／萬物的位置”……是的，詩美在形式中。對於詩人，人生的感悟、藝術的想像、形式的美感乃是三位一

體，它們有著同樣重要的意義！不僅要說出對人生的感悟，不僅要表達其藝術的想像，詩人的言語還應能體現詩的文字規範。成就民族語言文字所獨具的形式美規範，也正是現代詩的重要使命。這種使命有如痙弦所指出的：“雖然經過胡適、徐志摩等人將近十年的摸索，詩的形式和語言問題大體已經獲得初步的解決，具備了一個雛型，但對於詩的表現手法，諸如意象的經營、節奏的處理、張力的控制、氣氛的把握等更為複雜的技巧問題，尚須繼續探索。”②從戴望舒到洛夫，詩的技巧有了長足的長進，詩的語言形式美問題，似乎又需要進一步的探討。

隱題詩的形式，該是因內符外的藝術追求——詩人的想像力，總離不開當下的心境，隱中有顯，縱中有橫，文生情而情生文，“被迫放棄一些習慣性的語法”，才會有清新鮮活的想法，“開始的尋言造句，完全是在知性的激蕩中進行，但靈感也隨之驟發，因此偶爾會有意想不到的驚人意象出現”，於是，創造力被轉換為想像力，因內符外使心境與語境相通，有內在的整體性與外在的陌生感……詩必須品，便必須隱，跳出“詩中遍布散文的語法”結構，洛夫“為隱題詩造就出一項特色，那就是在建行與跨句的處理上採取一些破除既定規範的手法，來重構詩的形構秩序”，縱橫交錯，減少語法因素而加大意象成份，也正是由熟返生，加大想像的力度，強化詩的張力，在對話情境中創造融會貫通的語境：

隱題詩的整體藝術生命，完全繫於預設的標題，凡以意象精緻

生動而又意蘊豐富的詩句用作標題，這首隱題詩的精采大致可期。事實上每首隱題詩的內涵都是標題詩句的再詮釋，原有含意的衍生與擴展。③

品是對話，隱是含蓄，不品無隱，審美的直覺又怎能在靜觀意境時恍然大悟，領悟以意象超越語法的詩之道？“語不欲犯，思不欲癡”，詩之道也就是自然之道。因內符外，便內外合拍；人詩對話，遂物我兩契；天人合一，想像者也就是創造者，有限的個體便化入無窮的意境。為什麼詩不宜直說詳說，以委婉含蓄為審美理想？因為詩的境界，本來就是包蘊豐富的瞬間，往往言簡意豐，意象跳躍而語義朦朧，對想像力有較強的挑逗作用。於是，小中可以見大，瞬間也包藏過去與未來，人與詩相對，自我意識遂與詩意相應答，靈感喚醒創造性，創造生命，創造人生，意象便是意志的外衣！詩意實在是存在之謎，生活“不著一字”，性情“盡得風流”，是意識之流，若靈感之風，卻又不好說、說不好、不說好，就像這首〈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睨於萬物〉：

獨語是魚缸裡的氣泡
與語言學的結構或解構無關
天上一句
地下一句
精髓乃在其中不可分辨的空茫
神，守在缸旁呼呼大睡
往者是魂
來者是魄
而軀體溶解於水中
不虞任何的傷害
傲然而立
睨視太陽推著一輛獨輪車滾下山來

於是大地皆盲
萬家燈火中只摘取一朵冷焰
物化之後，我仍是我

洛夫追求“真我”，自會神往於莊子〈大宗師〉中的“真人”，人們都說快活之極如神仙，就因為“真人”是自由的！常人不自由，是因為嗜好慾望深了，天機便淺了；動用心計多了，自然就會神氣不足。活得好累！那悟性便有限。悟性是在超越者的心中。“真人”一切都任其自然，由於匪夷所思，也就超凡脫俗，非同小可；正所謂異想天開，因為不循常人之軌，便超越了時間上空間上的局限，“傲然而立”，可以去追求自我實現的精神境界！在隨遇而安的形骸背後，有高超遠舉的精神，把生命力、創造力、想像力注入詩中。所以忘我之時，便是超越之時；悠閑之處，便是神聖之處。詩之道也可以生發於似有似無的靈感，纏綿於空曠寥廓的意境，升華於寂寞幽深的神韻，由於詠嘆謳歌而口口相傳，因為勤於應對而有所言說，在念念有詞之後可以心心相印。唯其見解高明故能絲絲入扣，經過連續背誦然後脈脈含情，流傳於簡冊文書之上、萬人心目之中！詩意與道心，自有其契合之處，乃是無用中之大用，不知所在卻又無所不在，被常人視為異端然而成為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的精神力量。一個光鮮潔淨的真中之幻，本就是人格理想自由的表現，把蒼老、嚴肅、寧靜的聲音，化作後人久遠的夢中之夢……

於是，詩人的言語方式並不僅僅代表一種說法，因法證道，它還體現相應的審美理想。洛夫堅持“寫詩此一作為，是對人類靈

魂與命運的一種探討，或者詮釋，且相信詩的創造過程就是生命由內向外的爆裂、迸發”，他要“降服”語言，使“真我”進入意象，進入語言，使詩中的言語“化爲一切事物和人類經驗的本身”，因而“從李杜到里爾克，從禪詩到超現實主義，廣結善緣，無不鍾情”^④，這種追求實在是化生命力爲想像力，化活法爲說法，化情境爲語境。因寫詩之法，證人生之道，縱橫交錯也就意味著對“真我”的時空定位，詩人自覺地“站在‘橫的移植’與‘縱的繼承’交叉的座標上”，兼顧現代的時間性與東方的空間性，“以天地爲心，與萬物同命”，“不願使自己局限於某一特殊思想界域”，而追求“文學史”上的更大價值^⑤。於是〈談詩〉打起了禪家的機鋒，抒情主人公卻並非認爲詩與人生沒有關係，反而道出想像力即是生命力：

你們問什麼是詩
我把桃花說成夕陽

如果你們再問
到底詩是何物？
我突然感到一陣寒顫
居然有人
把我嘔出的血
說成了桃花

人生和藝術的縱橫交錯，有如移植和繼承是縱橫交錯，又如隱題詩的語言也是縱橫交錯，縱橫交錯作爲審美理想，也體現了相應的藝術信念。艾略特說過，“詩是什麼”的答案取決於我們讀詩的經驗，成熟的詩人有“祖傳性格”也有“獨特個性”，“所以，一個民族的文學創造性能否持續下去，要看能否在廣義的傳統

（所謂在過去文學中體現的集體人格）與現存一代的獨創性之間保持一種不自覺的平衡而定。”

⑥洛夫通過超現實主義的詩學與東方古代的禪學，恰恰貼近了中國古代心理學的傳統，即人性如水而情感如波，抒情乃是爲了體貼人性，深入生命的本源。唯其如此，“詩的本質應介於意識與潛意識，理性與非理性，現實與超現實之間，因爲詩的力量並非完全源於自我的內在，而是產生於詩人內心現實與外在現實的結合，只有我們把主體生命融入客體事物之中，潛意識才能升華爲一種詩境。”^⑦應該說，洛夫的詩學並非專走偏鋒，而是趨向於整合，趨向於做古今中外詩學的集大成者，因此龍彼德以“張力”來解說洛夫的詩藝。在我看來，是零散化的人生情境強化了洛夫詩藝的整合意向，他想像力中的張力來自於凝聚性的民族精神。清人查慎行詩云：“法門猛扣無方便，疑網重開有譬如。”在比喻和聯想之中，隱藏著“真我”自我超越的人生之道。因此，洛夫主張詩是目的，而始終反對把新詩當做工具的觀點。莊子以“道真”爲人性中的“玄珠”，認爲靠理智、靠言辨均“索之而不得”，唯有“象罔”即玄虛的意象可以“得之”。縱橫交錯的意象之網便是生命中的價值之所在，科學是工具理性，詩藝則感悟性情，目的在於未來，必須用想像力去把握。透過意象去直觀理想，創造力就表現了意志力，想像力就高揚了生命力。在我們面前展現的聯想網絡，又正是一個縱橫交錯的幻象世界，“真我”本就是一種難以言說的精神境界，卻象徵人性之謎、人生之道……唯其如此，隱題詩也以其殊

相，體現了洛夫藝術個性的共相。

注：

①洛夫〈向羅英的感覺世界探險〉，《詩的邊緣》第104-105頁。漢光文化事業公司，1991年版。

②痲弦〈從象徵到現代〉，《中國新詩研究》第130頁。洪範書店1987年版。

③洛夫〈隱題詩形構的探索〉，《隱題詩》第6、7、9、17頁，爾雅出版社1993年版。

④洛夫〈我的詩觀與詩法〉，《洛夫自選集》第247、250、258頁，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1年版。

⑤洛夫〈且領風騷三十年〉、〈知性與抒情〉，《詩的邊緣》第79、142頁。

⑥艾略特〈詩的功用與批評的功用：緒論〉、〈何謂古典作品？〉，《托·史·艾略特論文選》第57、103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62年內部發行版。

⑦洛夫〈超現實主義的詩與禪〉，《中外詩歌交流與研究》，1993年第3期。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爲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同時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爲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 and 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爲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平費：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彼岸的文明與文明的彼岸——A Prose Poem

●劉耀中

序言

神話是什麼？

神話在古代是與音樂、詩歌共存的。什麼是音樂？詩歌？神話？根本上說，是一種感覺，當這種感受不能用普通的語言表達時，便產生了音樂、詩歌和神話。

和科學一樣，神話是人類經驗（意識，無意識）的產物，不同的是神話通過人物和故事的形式來表達。然而神話絕不僅僅是簡單的故事，它是對人類文明的形象化概括，具有很高的象徵性。古代哲學家柏拉圖就是位講神話故事的高手。

西方神話多數通過史詩形式來表述，如《荷馬史詩》，中國的許多少數民族也是有史詩神話的傳統的。

現代社會相信科學，正因如此，人們忽視經驗，重於觀察，因而逐漸失去了人類和自然的天然聯繫，失去了純真和傳統的精神財富。

從更高的層次上說，神話是一種物質運動的過程，是人類為真善美而鬥爭的過程，它不是靜止的。

十九世紀曾有人認為原始人用神話來解釋哲學，這是一種片面的認識。神話向人們提供背景，和認識它的基礎。它只說明事件的由來，並未說明原因。如果不了解神話發生的時間和當時的背景，你便無法理解它。

神話有時是危險的，它使人產生幻想、武斷、錯誤判斷以至迷信等心態。

神話具有一定的實體，它根據生活中的“原始模型”，如宇宙的創生、父子、母子關係等，通過具體故事來說明歷史現象，有點像道家的陰陽八卦、佛家的曼達拿，但後者有著比較系統的理論，而神話有待科學化。

現代文明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已遠離了古代神話，還沒有找到適合於它的現代神話——現代神話的原型。在這個意義上，藝術家負擔著創建現代神話的使命，他們比所謂的科學家在現代文明建設中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

二十世紀西方文豪作品讀後

著名生物學家達爾文說，任何事物都是在發展變化之中。這已成為人們認識自然與社會的基本常識。

生命是現實的目擊者。在人們用頭腦和軀體體驗生活時，智識者懂的沒有任何經驗可以捕捉和保留，甚至已經實現的渴望都會變成淡漠的記憶，未曾實現的願望也將逐漸淡漠、蛻變以至消亡。成功帶來苦澀，回憶之中的成就變成決心的代理人和懶散的借口。

生命展示給人們的本質是：生命在飛逝，它的物化表象在變化和更替之中。集體的經驗也在變化之中。人類在進化，他已不再是居住在原始森林中的類人猿。

在人類的生物進化緩慢進行（在現代生活條件下，自然淘汰很少或幾乎不起作用，所以生物進

化趨於零）時，文化以跳躍的方式在激進，以空前的速度在發展。人類正體驗著各種變化的壓力。每一個生命都在目睹著巨變，現代人已和穩定的傳統的文化淵源決裂，他一生都在不停地迫使自己適應新的社會現象、新的思想、新知識、新概念、新的社會壓力。

不光是個人生活、個人經歷，集體經驗的各個方面都在前進。當然宇宙也在進化，星球也在遵循自己的法則在發展。上帝並沒有規定那一個事物應該被創造，相反，它說任何事物都應置於運動之中，在運動中萬物的創造和毀滅將永遠繼續下去，它是“偉大整體的一部份——軀體和靈魂”。

人類的文明正處於一個過渡時期。在這個時期裡，古代神話正日趨失色，人類對於自己的未來也覺得十分渺茫，因此古老的神話在人類演進的同時變得混沌。無疑，人類和自身創造的世界在同時進化和發展，古老的神話也隨之被改造，不斷變幻。

是的，進化在長久地緩慢地改造著古老的神話，使之有時陷於停滯。因此，人類的生命固然是一個不短的時期，但幾乎很少真正看到變遷，有時根本看不到。然而歷史上，確實有過巨大的災變——氣候的突變、猛洪、瘟疫、大規模移民，甚至野生物種的移植——它們加劇了進化的過程。這個時期，人類在有生之年從精神到物質都能感受到這些變化。法國諺語說：“變化越多，看

上去越相同”，它節略了變化的具體的含義，是說“神話仍然是神話。”但這種說法不能理解為“陽光下沒有新事物”，這種理解是錯誤的。

人類的歷史進程中充滿著大量人們難以想像的量變與質變，我們把它叫做對數性變化。幾何積數性變化不同於我們上面提到的“緩變”，後者受到時間節奏的模式化制約（或其他限制），不能以對數形式變化。

例如，農業生產受到可耕田有效性的制約，農業生產技術和農產品品種的提高都受到時間的限制，它與農業生產數量的大幅度提高沒有直接的聯繫。給世界總耕地面積增加一英畝，只能提供一英畝所能提供的產量。

但是人口是以幾何積數形式增長的。一雙夫婦假如生育二對子女，這二對子女將來會產生四對（六對，甚至八對），新的一代可以（實際上一直是）在數量上大於上一代。如果人口增長率每年為百分之二，大約在35年內，人口可以翻一翻。迅速增長的人口和緩慢提高的農產品之間的差異，是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基礎。應該說，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只能掩蓋不能改變這種差異。很遺憾，儘管這一觀點早已不證自明，卻還沒能滲透到公眾意識中去。

人類文明史的黃金時代是人類從放牧到農業時期的轉變。這是一個沒有繁重體力勞動，人類與自然共存的時代。原來一個牧人只能在大約一平方英里的土地上養活一個人，當農業和鐵器出現後，同樣是一平方英里，大約可以養活幾十人到幾百人。這可能歸結於氣候的變化，它給人們帶來富裕。當人口增長超過生產力最大限度時，人類的富足也隨即

消逝了。在生產力低下的古代，人口發展經常受到自然災害的影響。歐洲“黑死病”的流行，曾使數以萬計的人喪生。

世界人口已經發展了近百萬年，工業革命使社會生產率激增，人口也在猛增，地球的每個角落都在接受人類居住，剩餘人口很難找到未被佔領的適於居住的地域。在人口過於密集的地區出現了貧窮，比如印度。人口的幾何積數性增長在近二百年來顯得非常突出，因為它的變化的程度遠遠超過了變化的速度，沒有任何跡象和任何方法能阻止世界人口到二千年可增長到六十億，它將給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帶來巨大的壓力。

另一個處於劇變之中的事實是知識的膨脹，特別是科學知識的增長。如果統計一下過去二百年當中科學出版物的卷數，我們可以看到它們也正以幾何積數的形式在增長；科學家人數的增長更為驚人，1925年全世界共有四百名科學家，60年以後已增長到一萬人，差不多百分之六十的現代科學家還活在世上。不僅上述因素在高速增長，而且增長的絕對值成爲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技術不再僅僅意味著經驗，伴隨著科學知識，它滲透到日常生活的領域。工業革命所產生的現代技術（可稱之爲前期科學技術）和本世紀初從現代工業、軍火製造工業及能源說中分離出來的現代物理學是當今世界發展的主要動力和震撼者。與此同時，馬克思、弗洛伊德、愛因斯坦的理論，不僅從象徵意義，而且從實際意義震撼了世界。他們和他們的伙伴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對世界面貌的認識。

隨之而來的是通訊傳播以多種

形式在迅洪般劇增。傳統的郵寄系統已無力應付日益增長的交流的需求量；價格在上漲；電話工業、衛星通訊以每年百分之二十的速率增長了數十年。今天美國對海外的通訊能力已是二十年前第一顆衛星上天時的三十倍，它與美國國內的通訊能力基本相同。目前看來，衛星通訊系統和國際交流正在高潮之中，它還在向前發展。

原煤、汽車、鋼鐵、石油等的生產都在遵循著對數性增長的數學原則。從1930到1960三十年間，世界原煤生產量超過了此前歷來產量的總和。

我還要提一提世界城市數量的幾何積數性增長。除了一些最落後、最邊遠的農業地區，新的農業生產方式已經把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在很多國家；如法國、英國、希臘、蘇聯，三分之一的人口、工業和經濟活動都圍繞著主要的大城市在進行；在本文作者居住的美國，儘管人口分佈相對分散，還是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口集中在二十個主要城市中。這種世界人口的都市化造成了人類生活方式的改變，使人和土地之間的文化、歷史、經濟乃至感情上的聯繫被切斷，城市新人依照一個全新的程序在生活。卡山薩基(Nikos Kazantzakis, 1883-1957希臘詩人)在他的作品中，描繪了他對都市生活的困惑和疑慮。

（未完，待續）

詩訊

●隨著電腦科技的普及，中文網路文學這個話題也跟著興起，普於今年五月十八日在台北與南方朔、杜十三及吳作權等文化界人士舉行過“光點Vs墨水”座談會的華淵生活資訊網，又於六月十四日在此間華僑文化第二服務中心舉行“網路Vs文學”座談會，座談會由華淵生活資訊網“書味頻道”主編呂錦珍主持，主講者包括：戴文采（小說作家）、董桂因（國際日報副刊主編）、陳銘華（新大陸詩刊主編）三人。

●北美洛杉磯作家協會於六月廿一日在此間中國文化服務中心，為其會員劉耀中、王露秋舉行新書發表會，到會參加人數頗眾，討論熱烈。劉耀中新書《詩人和同性戀詩人》、王露秋新書《我的飛天》均由新大陸詩刊出版，本刊尚有存書，有意函購者請與本刊聯繫。

●詩人、教授葉維廉夫婦於六月父親節期間，從聖地牙哥至洛杉磯的405高速公路上發生嚴重車禍，肇事者逃逸無蹤。葉氏座駕雖然翻了數翻，但夫婦倆有驚無險，幸得無恙！詩友們聞訊都為他們抹了一把冷汗。

●七月十九日美西華人學會在影城希爾頓飯店舉行年會——學術研討會及晚餐會，學術研討會分人文和科技兩項，人文方面的專題是“人文與科技對話”，主持人為該會理事方廷諄，演講人有：學者教授李歐梵、作家李黎、教授陳許淑貞、傳播界人士穆曉澄及詩人教授張錯等。

●聯合台灣各詩刊，包括創世紀、台灣詩學季刊、笠、葡萄園等的“台灣現代詩網路聯盟”正式在國際網路上亮相，由文建會支持，詩人杜十三、侯吉諒、須文蔚等策劃，內容包羅萬有，提供台灣現代詩的最新最快訊息。網址：<http://show.nccu.edu.tw/~poem>。

●新大陸詩刊同人豐收：吳懷楚詩集《我欲挽春留不住》經已由新大陸詩刊出版；遠方詩集《異化的地平線》亦將於近期由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是詩人的第四本個人詩集。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遠方、陳銘華、達文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郵費\$1.50，國外\$2.00。寄：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想收藏·請轉送他人